

HUMAN LIFE MAGAZINE

期十第 ● 卷九第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十月十日出版

人生

宗孝忱



居逆境中，周身皆鍼砭藥石，
砥節礪行而不覺；處順境內，
滿前盡兵刃戈矛，銷膏靡骨
而不知。



人生雜誌社發行



站在法律的立場來談佛教寺產

李子寬

佛教傳至中國以來，自漢至今，歷數千年。各地佛寺，不下數萬，其財產法物，所值亦有可觀。建寺置產之來源，有為帝王所勅建，出之於國帑者；有為人民所共置，出之於捐獻者；有為僧尼所建置，出之於募化者。無論出於任何一類，總為供養佛法僧三寶，專作弘教利生之用，其所有權屬之佛寺，住持管理，載之法條，已有明文；而一般觀點錯誤者，視佛寺為國有，或地方所有，與孔廟、關廟、岳廟、城隍土地廟等等，一律相視，由政府機關，或地方團體，管理處分，實屬非是。即在佛教方面，亦有認識不清，不顧監督寺廟條例，與寺廟住持規則者，其所住持管理之寺，儼然為個人私有，財產之收入，任意使用；寺之所有收支，甚少依法公告。更換住持，不依住持規則，任意指派其直系子孫，不問其是否合乎法定年齡，及會否受具足戒十年以上，或已否畢業於佛學院，與住持受基本教育者，此就出家人而言。更有在家人亦任住持，或任管理人，不自居於護法地位，干預寺務，且全權把持，住持等於傀儡，只為撐持門面，所謂白衣上座，比丘對立，毀法壞教，莫此為甚！此觀點錯誤，或認識不清之現象，從前如此，現在亦如此，幾成為習慣法，實違背成文法。今試舉監督寺廟條例，寺廟住持規則，與司法機關，關於寺廟財產及住持管理之條文，與解釋判例，摘要分列於下：

「條例」

第六條：寺廟財產及法物，為寺廟所有，由住持管理之。第七條：住持於宣揚教義，修持戒律，及其他正當之開支，不得動用寺廟財產。第八條：寺廟之不動產及法物，非經所屬教會之決議，並呈請該管官署許可，不得處分或變更。第九條：寺廟收支款項及所興辦事業，住持應於年終報告該管官署，並公告之。

「規則」

第三條：住持之資格：甲、四十歲以上，曾受具足戒菩薩戒滿二十年而持精純，畢業佛學院，精通經論，能宣教講學者。乙、三十五歲以上，曾受具足戒菩薩戒十五年而持精純，畢業佛學院，或專修一宗有心得者。丙、三十歲以上，曾受具足戒十年以上無毀犯，住佛學院或叢林一年以上者。第四條：未登記入佛教會為會員，未及法定年齡，不得為住持。第八條：每年年終住持應將賬目公開，並造具簡明收支報告。

「解釋」

：民國二十一年院字第七二四號，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築物，不論用任何名稱，均為寺廟。其財產係由住持募化而來者，均為寺產，非住持所能私有。若有處分或變更，應依寺廟條例第八條辦理，寺廟財產來源不明者，應視為寺產。民國二十五年院字第一三九二號，寺廟住持違反寺廟條例第八條之規定，擅將寺產典賣，係屬無權處分，不生典賣之效力。

民國二十一年院字第八一〇號，有住持居住之寺廟，其寺廟若係募款建築或重修者，該寺廟係公產而非官產；不能由任何團體使用或拆毀，地方團體亦不得佔用拆毀。

民國三十二年院字第二五二八號，監督寺廟條例上之住持，在寺廟管理之不動產，通常為寺廟之財產，故此項財產，屬於寺廟。

民國二十三年上字第二四四二號，施主捐助於寺廟之財產，自經捐助後，其所有權即不屬於原施主而屬於寺廟。

民國十八年上字第五四二號，私人捐助於寺廟之財產，其所有權，不屬於原施主，亦不屬於寺廟住持，而應屬於該寺廟。

依上所舉之條例、規則、解釋、判例，是寺廟財產，為寺廟所有。非國家政府所有，非地方團體所有，亦非住持管理人所所有，已極明顯。若依住持規則，嚴格選定資歷相當之住持，管理寺廟，修持佛法，宣揚教義，並辦佛事所應辦之教育文化慈善等事業，將寺產收支，循例公告。在客二眾，專任護持之責，佛寺之清淨莊嚴，佛法之昌隆興盛，皆指日可觀。太虛大師曰：僧者修習佛法住持教化之團體，寺者修習佛法施行教化之機關。佛法住世，寄於七眾律儀，七眾以出家五眾為主，在家二眾為從，出家尤以比丘為首。故常住佛教教化機關，主持佛教教化團體，必應在比丘為首之出家僧眾。至在家二眾，一方應為親近三寶之修學者，一方為護以政治資以經濟之奉事三寶者。又曰：君主時代，佛法為國王大臣護持，民主時代，佛法為其德望之長者居士護持，不應與僧同立。在住持佛教之地位，宰制寺僧，統率寺僧。又曰：正信佛教者，尊重佛制，當持興隆僧寶，擁護僧寶之正義，以護法自居。是出家人尤為比丘，負住持佛法，教化眾生之任。在家人負擁護佛教，奉事三寶之責；界限極清，觀點認識，不容錯誤。虔誠願望我國國民政府所屬，中央地方各級機關官長，軍警公教人員，各級民意機關代表，社會各界長者居士，均以護法自居。我佛教中大德長老青年法師，各遵佛制，住持佛法，宣揚教義，利益社會。並遵守法令，配合國策，當兵納稅，僧人佛寺，決不例外。法律上人人平等，寺廟財產法物，當能依法，得有保障。

至於臺灣省各縣市之日僧寺廟，雖曾為日本僧人住持，其建築寺宇與所置財產法物，或為住持所募化，或為日本信徒所捐助，或為臺灣同胞所捐獻，均應為寺廟所有，非日僧住持私人之財產。臺灣為中華民國省區之一，當依國民政府所頒布之監督寺廟條例，與內政部公布之寺廟登記規則，及司法行政部核議：「臺灣日據時代之公益社團財團法人，於光復後，若已依我國法律改組或合併為新法人，該新法人即有獨立之人格，其財產由新法人接收」。經行政院核准令省府通行之案處理。循法務實，更有望於主管機關主其事之賢明者！

人生

第九卷第十期

目錄

封面：觀音立像	文師來臺印象記	佛敎的前瞻與後顧	英麗嫻
站在法律的立場	釋道安年譜	從大陸佛敎談起	彭楚珩
來談佛敎寺產	從求法說到修持	忍辱多福	比丘
我的人生觀	隨聞思集	筆塵梵隨筆	煥常
頭陀行論	文	如是奇談之三「鬼打架」	陳師
印度梵書時代	文	仲夏夜之夢	胡國
以後的哲學	文	流水	唐性
佛經講座 妙慧童女經	文	蓮花	海育
專解 禪學大成凡例	文	文	天一
六波羅蜜多論	文	文	玉如
理想的社會與美化的人生	文	文	2727
宇宙人生的本體論	文	文	2524
文	文	文	224
文	文	文	23
文	文	文	22
文	文	文	21
文	文	文	20
文	文	文	18
文	文	文	17
文	文	文	14
文	文	文	13
文	文	文	12
文	文	文	11
文	文	文	10
文	文	文	9
文	文	文	8
文	文	文	7
文	文	文	6
文	文	文	5
文	文	文	4
文	文	文	3
文	文	文	2
文	文	文	1
文	文	文	0
文	文	文	-1
文	文	文	-2
文	文	文	-3
文	文	文	-4
文	文	文	-5
文	文	文	-6
文	文	文	-7
文	文	文	-8
文	文	文	-9
文	文	文	-10
文	文	文	-11
文	文	文	-12
文	文	文	-13
文	文	文	-14
文	文	文	-15
文	文	文	-16
文	文	文	-17
文	文	文	-18
文	文	文	-19
文	文	文	-20
文	文	文	-21
文	文	文	-22
文	文	文	-23
文	文	文	-24
文	文	文	-25
文	文	文	-26
文	文	文	-27
文	文	文	-28
文	文	文	-29
文	文	文	-30
文	文	文	-31
文	文	文	-32
文	文	文	-33
文	文	文	-34
文	文	文	-35
文	文	文	-36
文	文	文	-37
文	文	文	-38
文	文	文	-39
文	文	文	-40
文	文	文	-41
文	文	文	-42
文	文	文	-43
文	文	文	-44
文	文	文	-45
文	文	文	-46
文	文	文	-47
文	文	文	-48
文	文	文	-49
文	文	文	-50
文	文	文	-51
文	文	文	-52
文	文	文	-53
文	文	文	-54
文	文	文	-55
文	文	文	-56
文	文	文	-57
文	文	文	-58
文	文	文	-59
文	文	文	-60
文	文	文	-61
文	文	文	-62
文	文	文	-63
文	文	文	-64
文	文	文	-65
文	文	文	-66
文	文	文	-67
文	文	文	-68
文	文	文	-69
文	文	文	-70
文	文	文	-71
文	文	文	-72
文	文	文	-73
文	文	文	-74
文	文	文	-75
文	文	文	-76
文	文	文	-77
文	文	文	-78
文	文	文	-79
文	文	文	-80
文	文	文	-81
文	文	文	-82
文	文	文	-83
文	文	文	-84
文	文	文	-85
文	文	文	-86
文	文	文	-87
文	文	文	-88
文	文	文	-89
文	文	文	-90
文	文	文	-91
文	文	文	-92
文	文	文	-93
文	文	文	-94
文	文	文	-95
文	文	文	-96
文	文	文	-97
文	文	文	-98
文	文	文	-99
文	文	文	-100

我的人生觀

勇健

當我躺在溫暖的搖籃裡，過着幸福的童年時，我的人生觀是快樂的，我根本不知道人生有着痛苦的一回事，更不知道人生旅途上，是有着那麼悲慘與不幸的事情發生。因為我那時的環境是那麼的慈愛與溫暖的舒適，我的四週都充滿了和諧底慈愛，過着快樂的日子，也消磨了我黃金之年。

現在回憶起來，那是一場夢，一場富有詩情畫意且使人陶醉和留戀的夢；但，夢是不會久長的，而今這值得回憶的夢，早已隨那黃金的童年而幻滅了。

當我第一次駕着生命的孤舟，駛進汪洋無際的學海時，我的人生觀是痛苦的，我不相信人生有真正的快樂，更不相信人生有同情的溫暖，慈愛的撫慰，和正義的援助；因為在學海航行中，我遇到狂風，我遇到暴雨，我受到波濤的困擾，也受到暗礁的衝擊，我沒有一個同情的伴侶，正義的援助，更不會遇到救生的慈航，於是，我覺得人生是一杯強烈

的苦酒，是一段辛酸的旅程，除了一連串的苦難與災患外，再沒有甚麼值得我去留戀與嚮往的，因此，我那時的人生觀是悲觀的，是絕望的。

現在，我已經發覺了自己已往的偏見，同時也認識了人生的真義，過去對於人生過份的樂觀或悲觀，都是由於環境的錯覺，其實，人生的苦難或悲觀，絕對的而是苦難多，苦難的現實虛幻的人生，而說，樂的是就我們本真的真生命而言，我不敢否認虛幻的人生，給我們帶來種種不幸與悲慘的痛苦，但我更不敢抹煞真生命的無上樂趣，而且這生命的樂趣，就是儲藏在虛幻的痛苦中，所以我們要珍惜人生，把握人生，不要讓寶貴的生命，在無常的時光中滑走，我們應利用這短暫的生命，來開拓自己真生命的光輝，來建立吾人永垂不朽的偉業！開拓自己是上求，建立偉業是下化；上求是淨化自己，下化是淨化人間，我們能使自己與人間都獲得淨化，善化、美化的話，這個宇宙將沒有現實的悲觀；人間的不幸，而融和于真善美中，那麼，

自己得救，世人也得救了。

所以，上求下化，是人生最光輝的目標，也是人生所應有的要道，我們為了上求下化，我們為了自救救人，應該放棄個人私慾的佔有，應該放棄個人物慾的享受，更應該放下人世間出於一般庸俗的憂愁苦惱，慳吝嫉妒，得與失、愛與恨、毀與譽；更不為物役，或為己悲。所謂：「芥子金而不盼，腐再棄其如脫」地，衝出層層物慾的包圍，「粹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怨」地，跳出煩惱的火坑，內不為個人習氣的俘虜，外不逐物而徇俗，使自己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地奔向外光輝的目標，踏上應有的要道，以開創自己的新生，也開示衆生的新生，使自己和衆生在新生的長養中，恢復理性的人生，真理的生命。

由於我有以上的觀念，所以我目前的人生觀，已經不再像過去那般幼稚的樂觀，或絕望的悲觀了；有的，只是積極而向上，進取而無畏，勇敢而堅強的，我要把我的熱和光，血和力貢獻于整個佛敎，整個人類和宇宙，永遠永遠地站在上求下化，自救救人的立場上，一切為佛敎去埋頭苦幹，去努力！



頭陀行論 (下)

· 惟悟 ·

四、魔障

然則應如何以息世譏，方可謂之處世應變？是則其法恐亦不出忍爲上策，自得其樂，如儒家所謂知命樂天，算欲知足，亦即佛教之所謂菩薩道與頭陀行也。此孔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所謂：「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但此祇能自樂其樂，實未超脫塵累，猶有苦在！亦如僧侶之日中一餐，樹下一宿，若說是在行道固可，却亦實有獲不得已之苦衷！譬如論語有謂：「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觀此便知布施一法，在中國實難通行，豈可不自爲謀，寧肯坐而待斃？又如韓愈原道論謂：「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而且盜也？」此爲其以經濟觀點立論，不責於士大夫與讀書等人，却獨恨於和尚道士，其不合邏輯，自不待言！然而却因其出之韓文公，家喻戶曉，致造成千餘年來之奇冤，寧不嘆！此實謂：「齊大難，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履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辭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然則是去是食？在今日情形之下，特恐嗟來之食亦不能得，實不容其不早自爲之計矣。

五、修 道

其所謂自爲之計者，當不外一爲嚴格之苦行，二是從權之資生。前者爲頭陀行，後者是菩薩道，均爲佛之妙法，不限於大小兩乘，固執不化，即所謂「執死方以醫變症」也。茲初以頭陀行言，義謂曰抖擻。謂其能抖擻煩惱，以克服生活上之貪着，如飲食、衣服、住處等。使其精神不爲物慾所屈，能超出於世間之外，求其清淨涅槃，即所謂大丈夫也。譬如當其行脚於外之時，居恒常以十八物相隨，以供所需。此即以一楊枝、二澡豆、三三衣、四瓶、五鉢、六坐具、七錫杖、八香爐、九澆水囊、十手巾、十一刀子、十二火爐、十三鐵子、十四繩床、十五經、十六律、十七佛像、十八菩薩等。作爲遊方之用，負之而行，令其不虞缺乏，妨礙道業。且其在深山窮谷之中，人煙絕跡之時，衣食兩無，顛連困苦，便更以所謂：「遮身服義衣，充腹探新薇」。僅求其能禦寒止飢，何問此是穢物惡食，亦可隨緣度日，了不動心，所謂孔顏之樂，實不

能望其項背。故凡作頭陀行者，必須有解行相應之能力，定慧卓絕之精神，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諸如其一能忍從自然邊起者，如風雨寒熱飢渴渴老病等苦；二能忍從他人所起者，如笑罵凌辱誹辱打罵等苦；三能忍從自心生起者，如瞋恚憂愁悲衰痛惱等苦。甚至其定力亦如所謂：「泰山倒於前而不驚，履虎起於後而不顧」。一心但求佛道，何暇計及苦惱。所謂八風吹不動——即一利、二衰、三毀、四譽、五稱、六譏、七苦、八樂。均不能搖撼其志，震動於心；何況區區之物慾，亦能引誘其加以顧盼？故其修此道後，始可戰勝一切魔軍，克證諸佛妙道也。

六、舉 例

復次，大凡作頭陀行者，必須守三類十二項事，作其實踐之苦行。如其關於衣者二項，一衲衣，謂以人所棄之糞掃物，洗濯後縫之爲衣也。二三衣，謂以佛制之僧伽黎衣，多羅衣，安陀會衣，不用其餘之長衣也。又如關於食者四項，三乞食，謂不受人之請，及於僧中食也。四不作餘食，謂其僅於午前一食，不作二度之食也。五一坐食，謂於一食以外，不更作餅菓粥等之小食也。六一揣食，謂受一丸之食於鉢中便止，不可多受也。再如關於住處者六項，七阿蘭若處，謂住於遠離人家之空閑處也。八塚間坐，謂住於墳墓之處也。九樹下坐，謂住於樹之下也。十露地坐，謂住於露天之處也。十一隨坐，謂有草地即坐，不必全須露地樹下也。十二常坐不臥，謂常跏趺坐而不橫臥也。以上所舉，可見頭陀之行，原是一種簡化之生活，不受物縛，並能役物，使其免於貪着，刻苦用功，安心辦道。方可不如世人之栖栖惶惶，戰戰兢兢，以物是求，唯恐不得，終身困惑，亦不自知。此佛謂：「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在此所謂物質文明之世，人人皆受慾累，未得其益，反受其害，言之甚覺可嘆！故今若欲跳出苦海，便須對於衣食住三字，有其嚴格之限制，高尚之品行，使其但爲助緣，不作人生之累。其庶幾或可挽此物慾泛濫之風，洗盡人志卑劣之感矣。

七、助 緣

次以菩薩道言，其義甚廣，非此短文所能詳盡，謂爲助緣之意在此。（詳見拙著菩薩道論）蓋頭陀之行，嚴如斧鉞，冷似冰霜，決非盡人能實行，其爲曲高和寡，自可想見。此中國之僧侶，常喜學於大乘，不愛小乘，即以其有善巧方便，頗合人之習性也。譬如華嚴經曰：「五地菩薩，涉世度生，於世間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印墨，種種諸法，靡不該練」。又如法華經曰：「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皆順正法」。此淨名經曰：「經書禁呪術，工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眾生。世間衆道法，悉於中出家，因以解人惑，而不墮邪見」，尤其是菩薩。藏經所謂：「菩薩求法，當於五明處求」。更承其慈悲哀憐，指示出一個謀生之方法，作爲未來世人之準繩。凡此所舉，可見僧侶求生之道，實亦甚多，取之不盡。若以五明言，如其所謂一者聲明，即文字學也；二者因明，即論理學也；三者醫方明，即醫學也；四者工巧明，即科學也；五者內

印 度 梵 書 時 代 以 後 的 哲 學

· 明 圓 ·

三、越陀羅加阿魯尼的學說

以上一、二，是梵書時代以後第一時期中的初期哲學；自此以下，是這同一時期中的中期哲學，為最重要思想被展開的時期。

越陀羅加的根本思想——越陀羅加，差不多是精通當時印度所有學術的一位學者，因此，他在精通當時印度所有學術之下，創樹了他自己的一家之說。他那自己的一家之說，由教給他的兒子，秀威他蓋 Svetaketu 被流傳於世。當時他很自豪地說：他已開到了不可聞，思到了不可思，識到了不可識的難關，難思、難識之法。他的根本思想，是說個人及世界一切，就現象而言，各別互異；若就根本中心而言，則皆不出於梵我之外。所以萬物之本質，皆無差等；其不同的，只在構成要素之量不等，而由於概念言語之相異而已。此種思想，分明成立於梵我開闢說之理論。但他基於其因中有果論 Satka ya-Vada 的開闢說之神話，而改造為轉變說 Parinama-vada 的哲學。所謂因中有果論，即將來應生之果，其情形與狀態等，已先潛在於因中之謂。其因與果，等量齊觀。所謂轉變說，即在時間上，最初由唯一精神而具有活動性的太源，變化為雜多；將其一多

的關係，根據時間的因果範疇，作為其解說。從之這種解說，勢必基於其因中有果論。越陀羅加，他把第一最初的太源，說之為有 sat。其有之為物，唯一無二，亦即指梵我而言。彼謂由有而有，非由無而有 asat。以無非有，不能生任何有物；其有物，必從有物而生，是即因中有果論的詮釋。

世界及個人的成立——世界及個人的成立，越陀羅加謂先由有起「生產為多」的欲望而流出火，由火又起同樣的欲望而流出水，由水復起同樣的欲望而流出土，亦即是地 Prithivi。同時此有更為個人我 Jiva-atman，入於此火水地之中。如此火水地，三名成三，九各成九，各成九，乃至化為衆多，展開一切名色，使個體化為世界及個人。所以姑不論此世界為何物，終不外為火水地三者所成。隨之各物體，除三之外，亦皆無其個體。亦即除有以外，均無他物。但如此所成之物，上段已經說過，即個體雖異，被附以區別之名稱，實則由其量之不等，純基於吾人之概念及言語。就根本而言，不外為有，亦即不外為梵我。不，即連其異相，亦皆不外為梵我所變現。如此之有或梵我，即世界一切之動力因 Nimitta-kausa 與質料因 Udraka-kausa。所謂由有而出火，即有變成為火，非於火之外，再有其有。由有順次生火生水生地，而後為個人我，入於其火水地之中。這樣說來，似乎有個別界限之分，實際乃不過就有自身之發展過程而言。為欲表明其能生所生之無差別，乃言之為入。原來作為見者、聞者、思者、識者的我，本屬於一種極限的概念，無任何差別規定之內容。然而著實其體地思考起來，便不得不附設其差別之內容，那就是先自己的意識為我，並把識或慧，作為本質的主觀的我。進而把他人他事他物及一切，皆攝屬於自己，使與自己有關，取入為我。此我即普遍我或無限我。依此過程，逆流而上，回溯思考之，並附上時間之順序，即由有，漸次生生物，再入於其中，成轉變說。所以謂有為唯一無二，乃係就統一性而言，並非意味其單一性。又所生皆是活物，這雖含有一種活力說的思想，但就我入於火水地一點而言，則一切皆由個人我和物質或肉體所成。作為根本質料因的最初之

火水地，縱被解釋為附有精神的作用，也還不得不作為純粹物質之關係。總之，萬物之本質，皆無差等；不過由於火水地的分量不等，而概念相異罷了。越陀羅加將此說，假託古學者，謂古學者知道了此，便知道了一切，用之以示其說，從開闢說以來被成立。茲不管他的確是說了地水火風空的五原素，還是說了火水地的三原素，要皆無疑地是基於開闢說的先生天空地三界之說。再把有擬之為人的，也是由於開闢說而來。

實踐的方面——以上雖是理論的，但也是實踐的根據。所謂實踐，不用說，當不外以觀察現前的我人為起點。我人等既由有而成，以有為根本，當常不離有而與之成關係，基於彼，往來於彼，行歸於彼。與之成關係的，即不論何時何地，皆無法與之相離。基於彼的，是覺醒時。往來於彼的，是睡眠時。行歸於彼的，是臨命壽終時。在睡夢中，有幾分往來，已如前述。進而至熟睡時，則往於超個人的有，及覺醒時，還是要來。在有當中，沒容納個人意識之餘地，所以縱然醒來，我人仍得不到往有的個人的意識。死時雖永久行歸於有，但同時也有不然的。永久行歸於有的是解說，不然的即輪迴。輪迴則必再來。

輪迴的思想——輪迴的思想，是由原始未開化的人們，說人的靈魂，死後離開身體，寄宿於草木鳥獸等轉住說發達而來。此中既把身體和靈魂，全視為各別之實體，則靈魂之遊離性與常住性已被想像。這多少是與倫理道德及宗教的要求相結合。如此一結合，則對死後靈魂的寄宿及寄宿狀態，便區別為優劣或善惡，以及回顧到其生前或現時之行爲與心情，以規定其死後之種切。進而對現時生存之狀態，若謂善不必得受其好報，惡亦不必得受其惡報之惡報，此乃由人性本然及道德要求之不許。所以若不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便不能滿足人們正義之心。根據此點，我人之生存，被延長至來世。又依宗教之修行者，往往盡畢生之力，而仍不能到達其目的者甚多。若謂以彼等之至誠真摯，即此而罷，是又實不能使人首肯。因此，來世之說，亦被要請而來。但僅云為要請或想像，自然仍不能令人以滿足。由是乃自要請或想像，一轉而為實在，得初初成立輪

妙慧童女經誦話 南亭

各位聽衆！大寶積妙慧童女經，今天講到第五個問題，發現在將 釋迦牟尼佛的答詞，先念給各位聽一遍：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從一佛土至一佛土。何等爲四：一者，見他修善，不爲障礙。二者，他說法時未曾留得。三者，然燈供養如來之塔。四者，於諸禪定常勤修習。」

我們讀過 釋尊的答詞，還要知道妙慧童女問的是什麼？妙慧童女問的是：「云何能證得，自在勝神通，徧往無量刹，禮敬於諸佛」。他的意思是：佛陀是人天的師表，福德智慧之所由生，佛陀不祇是我們這世界有，十方世界不斷的有佛出世，說法利生。我們要想周遊世界，多訪十方諸佛，以求增加智慧與見識。可是我們這肉軀是一個笨重的東西，稍遠一點的路程，兩條腿就對付不了，必得要用舟車。然而舟車的速度也是有限制的，舟車所能達到的地區，也出不了這個地球以外去。有什麼方法，能够獲得神通，能自在飛行，徧往無量佛刹，去禮敬十方諸佛呢？釋迦牟尼佛的答復中，舉出四點，如果行菩薩道的菩薩，能把這四點辦好，就能從這一佛土至另一佛土，去禮敬諸佛。這四點讓我依次講下去：

一者：「見他修善不爲障礙」。他，是指我以外的一切人。善，是指有利益於人類的善舉，或出世間的無漏善道。修，就是實地的去做。如果我見到其他的人，去實行利益人類的善舉；或修學出世間的無漏善道，我不去障礙他，傷害他。這是什麼意思呢？因爲，善的舉動，是有益於人的事，如救孤恤貧，修橋補路；或者修道的人，心期出世，他能清淨守戒，甘守淡泊，修學禪定。善人是貧苦人的救星；修道的人是衆生的模範。儒家說：「一仁，一國興仁；一貪，一國作亂」。所以善人，惡人，皆與國家，社會，家庭有着決大的關係。世界上的善人少而惡人多，世界永遠不得太平的原因，就在這裡。所以善人是國之寶；修道的人，是佛法之寶。古人也曾說過：吾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我們如果因爲那善人，受到人家稱讚，恭維，並且妨礙了我的利益，我想出方法來，障礙他事業的成就，或破壞他的名譽。要知道這破壞善人善事的人，他本身就變成惡人了。有惡因必有惡果，所以遭受到血肉身的苦果，由這苦果的障礙，就得不到遊行自在的便利。

二者：「他說法時，未曾留礙」。說法，就是宣講佛法，佛法，是佛陀所說的宇宙緣生的正理，和修行的方法。是化除衆生熱惱的清涼劑；是渡出苦海的大慈航。聽的人未必皆能懂；聽了以後，未必每一個人都能去照做，但也不能斷定沒有一個人能做或能修。而且正當聽法的時候，身

迴之說。這樣的輪迴說，在奧義書時代，印度已大多被風聞。然而在正統婆羅門之間，却沒明確被採用。它先入於王族，與正統婆羅門的古代來世觀相結合，被成立了一種特別的輪迴之說。婆羅門的古代來世觀，係草創時代，想像死者的靈魂，去昆濕奴最高處的夜摩樂國成不死，而惡人則去黑暗界。前者指太陽，稱此到太陽之道爲祖道 Pitṛ-yana。然而已死的祖先之住所，與諸神的住所不相同。阿闍婆韋陀，謂善人由祖道入祖界受報，最善長者到神界爲止；稱此道爲神路 Deva-yana。按神路係指最古諸神降壇之道，在這裡被借用。到梵書時代，謂正式舉行祭祀而又善良的，通神路到太陽，再到梵界而解脫。解脫後，再不同歸於下界。普通善人，通過祖道，到天界受報，報盡時再死。此天界，即指月界。極惡者，由第三道到黑暗界，即是地獄。然而第三道之說，爲了當時被世人所重視，王族乃僅採取以上之二道，使結合於輪迴之說。在二道中，說月界再死，却沒考慮到死後再生的處所；所以王族，即將之作爲地上。從月界再死，到地上再生，其間經過雨露、食物、男精、女胎、身體等五階段，假託祭祀名稱之火，稱此爲五火教。此五火教，即輪迴之說。越陀羅加之此說，係以婆羅門身份，最初受教於般闍羅 Paṇḍita 國之布拉巴哈那覺伊駁利 Pāvahana Jambhūti。所以現在以前，正統婆羅門，並未知悉這輪迴之說。現在這裡所謂越陀羅加之說，謂人們生前，就良師，聽聞以上之正說，研究實習，對其知者不澈底時，即將輪迴，不能永歸於有。反之，若對其知得澈底時，便獲解脫，永歸於有。所以最早未說入於太陽之事。然而如此永歸於有之說，不必限於我人，照理言之，一切事物，皆應如此。是則永歸於有而達解脫者，究係死後，還是生前？成一問題：汝即是彼——知道正說之知，究竟爲如何？已如上說。但從實際要求方面說來，其說法尙還有不同處。如我等的根本中心是有，是個人我。它倆火不能燒，刀不能割，身雖死而亦不滅不壞，極微細，不可見。爲宇宙萬有之本，一切的本來之面目。

語心行，總是清淨的。何況一入耳根永為道種呢？所以學佛的人，對於宣揚佛法的法師，不要留難而故作障礙，並且要加以護持才好。

三者：「然燈供養如來之塔」。然燈就是點燈，如來是佛的別號，塔，是收藏佛骨的地方，佛骨又名舍利。佛陀的住世，是有期限的，不能永久的住在世上。佛陀說法度人的因緣已滿，便要滅度。滅度以後，留著後人供養的就是舍利和收藏舍利的寶塔。學佛的人應當在寶塔內，然點油燈，作為常期的供養。油燈供佛，這在法華經上說得很多：法華經上有「華嚴華油燈」，要師迦華油燈，優跋羅華油燈，酥油燈等，種類很多。到了中國就演變成燭燭了，然燈亦祇有豆油，花生油，芝麻油，菜子油的幾種。然燈供佛供塔的作用；第一，燈能照夜，有了燈光，使佛像的相好，寶塔的莊嚴，不為黑暗之所遮蔽。第二，神鬼行動多在夜裡，他們在夜間出現的時候，因燈光而見到佛像佛塔的莊嚴，生一念希有恭敬難遭之想，也可得到很大的利益。第三，燈有光明，能除黑暗，光中顯現佛塔莊嚴，比如般若智慧，能破無明，無明破了，則佛性顯現。

四者：「於諸禪定，常勤修習」。禪，譯成國語為正受，受者，領納的意思，就是心理上的雜亂妄想。正受者，就是用一種控制工夫，控制住心理，使雜亂妄想停息，心地清淨，什麼都不放在心上，就叫做正受，也叫做定。譬如一鋼渾水，什麼都照不見，如果澄清下來，就能照見四周的影子。心思雜亂，能使人糊塗；心地清靜，能增加智慧。依佛陀的說法，禪定修成，可以引發神通的。諸禪定者，禪定不止一種，有世間的四禪八定，有出世間上上乘禪。於諸禪定，常勤修習者，就是於世間禪，出世間禪，隨各個人的好樂，要勤修習。

這經文中一問一答的重心，就是要獲得神通，必先掃除障礙。不障礙他人的善舉，不留難他人的說法，這都是為自己的前途掃除障礙，障礙掃除以後，照以般若之燈，而後以禪定工夫作實地踐履的初步。這四件事做到及格，那末，就可以從這一佛世界至另外任何一個佛世界，隨心所欲，自在遊行了。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見人修善說正法，不生毀謗加留難。如來塔廟施燈明，修習諸禪遊佛法。」

釋迦牟尼佛，把應答的問題，說完了以後，再重說一遍偈語，使我們容易記誦。偈語的意思是：學佛的人，看見人家修善或宣說正法，不要妄生毀謗或加以種種的留難。對於如來的塔廟，佈施油燈，以充供養。同時要修學諸禪禪定，而後就可優遊十方世界了。

各位聽眾！你感覺到我們的行動太不自由嗎？你不要到他方佛土去觀觀光呢？如果有這個感覺，或有這個要求的話，請你按照這四點做去，包管你達到目的。今天講到這裏為止，下星期一再會。

不消說，此我即是那東西，真的我等那東西。詮表這意義的話，就是有名的「汝即是彼」。所以要知道汝即是彼的正當之說，才是真知。「汝即是彼」的上句，是「我即是梵」。此二句，合稱為「二大格言」。所謂「彼」者，即指最微細，不可見的萬有之本，一切的本來之面目。「汝」，即是指的「我」那東西。此句係以要求的態度，於自己之我，捕捉得萬有之本，從之捕捉得宇宙之一切。同時又把捕捉得的根本，就於其內制者 *Antaryamin* 以明之。所謂內制者，謂其住於一切自然現象，有機體及我等機關機能中，而與被住者迥不相同。其被住者為身體，內制者乃由其內部支配導制之。此內制者，即指我而言，稱之為「不死」的內制者。並將之統括世界，稱之為「一貫者 *Satya*」。它不得由所住之身體而知，為我等見聞思識所不及，是超認識的見者，超聽聞的聞者，超思維的思者，超意識的識者。此說為越陀羅加，在鉢伽加那卡那 *Patanjali* *Katha* 處為梵行者時，與其師等，共聽薩陀陀阿太魯總率 *Kabandha Atharvya* 所說，並成了越陀羅加的學說基礎之一。如此把知知得得不到內制者，即是正當之知。這正當之知，並非能知所知相對之知。而此知，亦即成的意義，即是成為內制者。成了內制者，即知一切而真的解脫。這解脫，決不一定在死後。所以越陀羅加的解脫，一方面在死後，一方面在生前，獲得解脫。

無論汝即是彼或內制者說，皆顯著地為二元論，不能與有的一元論相混。然而此都不外由於理論要求上的差異。以理論要求言之，必立善惡邪正，由對立意識為出發，向善的正的一方面前進，俾求其澈底。所以最初下手時，不得不不是二元的。但候其澈底，達最後之目的時，乃理想而非現實，超越經驗，要求理想被實體化，被規定為形而上學之本體或實在。那便是宇宙最初的唯一有，成一元論。由其一元，雜多的一切，被轉變而來。印度的思想，是常常如此地拐彎子。特別越陀羅加的學說，在歷史上具有重大價值，為後世章句多及數論派的學術作根本基礎；且一直到現在，還活活地存在著。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念生

無門關解題

無門關具稱「禪宗無門關」，宋報恩佑慈禪寺無門關和尚所說，弟子宗紹編輯，凡一卷。據卷首表文，師於理宗即位五年，即紹定二年正月五日，天基節，為祝聖壽，豫於元年十二月五日，拈提評唱佛祖機緣四十八則印行之。乍入禪門之人，奉為指針，可因之而開慧眼，親宗門之玄奧微旨。四十八則皆古德公案，每則揭無門評語，而結之以四句偈。其文直捷簡勁，機鋒峻峭，對臨濟宗風，宜揚無餘。首為智庵陳垣序，無門表文及自序。書末後序，附以宗壽之禪一編及黃龍三關一則，紹定元年開版。至淳祐五年，孟珙重刊時，增孟珙跋及無庵之「經云，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云云」一則，成為四十九則，非無門本意，今已刪之。

歷代板本，如凡例所記，中日數度翻刻，又註釋書甚多，西相卷二卷，著者不明之辨註一卷，彌衍宗紹之釐頭無門關一卷及改定評唱冠註無門關，彌衍宗演之講義，井上秀夫之無門關新研究，金子白夢之無門關研究，其他紀平正美由哲學見地之解釋，均足以供參考。

按傳：無門，俗姓梁氏，諱慧開，杭州良渚（今浙江杭縣）人，幼體天龍賦和尙得度。長投蘇州萬壽寺參月林和尚，教看無門話頭，六年無入處。乃奮志誓曰：「我若睡眠，身即爛却」以是因時每至廬下行道，以頭碰壁柱（圓柱）。一日在法座邊忽聞驚鼓聲有省，即成偈曰：「青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群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須彌躡跡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月林遽曰：「何處見

神見鬼？」師便喝，林亦喝，師又喝，於是機緣吻合。嘉定十一年，出世安吉報國寺，次遷隆興之天寧，黃龍之翠巖，蘇州之開原，鎮江之焦山，金陵之保寧諸刹。淳祐六年，奉旨開堂護國仁王寺。晚年倦於禪拂，庵居西湖上，理宗召至選德殿說法，以祈雨感應，勅號佛眼，賜金欄法衣。惜示寂之年不詳，有語錄一卷。

宏智禪師頌古解題

宏智禪師頌古百則，又名「天童覺和尚頌古」，宋代著宿明州天童山宏智正覺禪師著。在禪錄中與臨濟佛果圓悟禪師所著「碧巖錄」並稱二大甘露門。元初燕京報恩寺萬松行秀禪師，仿雪竇以垂示評唱，著語附於圓悟禪師頌古百則之例，亦以垂示著語附於是書，並加評唱，稱「從容庵錄」（六卷）傳於世，故本書具名「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又略稱「從容錄」。從容蓋報恩寺內庵名，即行秀晚年退居此庵時，應門人湛然居士從源（耶律楚材）之請，出所拈接授之，因名其書云。

本書為行秀禪師之侍者離知所錄，後學性一校訂，生生道人授梓行世，附以湛然居士序及萬松寄湛然居士書。明萬曆三十五年，雲南華亭徐琳重刊。傳至日本，約在德川初世，年代不詳。現在流布數本，書名多異。首為「萬松老人從容錄」六卷，次為上州茂林寺梵丁和尚著「從容錄筆削」二卷，常陸安祥寺太淳和尚之校訂，單名「從容錄」，世稱雲山藏版，流通最多。又稱靈瑞本者，係尾州名古屋

萬松寺靈瑞和尚考閱，惟載宏智之本則與頌及行秀之示衆與著語，省去評唱，名為「宏智禪師頌古報恩上人著語」。又信州盛泉寺古田梵仙和尚纂本靈瑞本之增補冠注，明治十九年刊行，近年傳布最盛。其他注釋本如天柱之辨解二卷，鼎三之接嘴錄二卷，面山之開解一卷，普覺之空解二卷，宗融之事略十五卷，高田道見之從容錄講語四卷，均足以資參考。又本書六卷本編入大正藏。

如上略述，本書禪補宗門啓發後學者頗大，自古參學志道之士，與碧巖錄皆為必讀之書。宏智正覺為默照禪之倡導者，屬天童系，特重用於曹洞宗。宏智禪師傳略與行秀禪師傳略，已揭於本書卷首，茲不贅。

禪門寶訓集解題

禪門寶訓集，一名「禪林寶訓集」。本為宋妙喜普覺禪師與竹庵士珪禪師在江西雲門寺所同編，年時久遠，漸就散逸，首尾不完。至南宋有東吳淨善和尚續綴編成，即本書是。明藏所收四卷本寶訓集，有淨善序曰：「寶訓者，普妙喜竹庵誅茅江西雲門所共集，余於淳熙（南宋孝宗年號）間遊雲居，得之老僧祖安，惜其年深蝕損，首尾不完。其後或見於語錄傳記中，積之十年，僅五十餘篇。仍取黃龍以下至佛照簡堂諸老遺語，分類節葺三百篇。後先所得，按古今詮次之，大抵教學者創除勢力人我，以趨於道德仁義。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麗荒渺詭異之跡，欲以有助於入道遠猷。且將刊木以廣流傳，必為同之士，一見心許，余雖老死丘壑，而志願足矣。東吳沙門淨善書。」以是則本書編集之願末及內容與其刊行之經過。然於編者之事蹟無從詳考，不無遺憾。

本書在日本禪籍中刻板較早。鎌倉時代弘安十年僧古倫開雕，現存弘安板本卷末識語曰：「此書雖有補於叢林已久，然本朝未刊行，輒聚衆緣梓工畢。今將此板拾入建長禪寺正續庵，廣印流通，以傳揚古德之先言行，而古倫亦少酬夙志云。弘（下轉十六頁）」

六波羅蜜多論

(上)

· 達虛 ·

一、引言

佛陀設教，是應衆生的需要，由自證聖智中流出如量方便智慧為諸有情，隨處施宜，觀機說法。所以對人天乘說十善等人天乘法；對聲聞乘說四諦等聲聞乘法；對緣覺乘說十二因緣等緣覺乘法；對菩薩乘說六波羅蜜多等菩薩乘法，對如來乘說自證聖智法及諸佛所證廣大妙法。就中六波羅蜜多，是佛對菩薩所教之修持法的一種，也是菩薩自修及利他工作的原則，並是修證佛果的捷徑，因此，佛在大乘法會上，講到修證方面的時候，常常將此六波羅蜜多法，勉勵大乘菩薩去實踐的。在大乘菩薩們也奉為修證的準繩，極力去實踐和提倡，故於大乘經論，在在可以看見其詳義。

此六波羅蜜多，不惟佛教徒的修證法要，而且是救濟社會的指針，實宜將此六種精神廣行於世，以改革人類思想行為，淨化社會，而圖人類共存共榮之幸福也。作者有感此六種精神之殊勝及應學期之試考，自忘謬陋，遂據經論所說，分段敘述如次。

二、波羅蜜多之得名

「波羅蜜多」原來是梵語，以漢文譯做「到彼岸」。簡稱為「度」。就是度生死海而到涅槃岸的意義。然這波羅蜜多從什麼理由名波羅蜜多呢？這裡我們要先知道人類不能到彼岸者：第一就是慳吝財富，第二要作邪行，第三煩惱心盛，第四懈怠不動，第五心散無定，第六愚痴無智。因此六種塵垢染縛身心，以使心理行為等與波羅蜜多相背馳故也。然此垢縛要依何種因緣顯得清淨耶？若依經云須由五種因緣即能遠離此縛而得波羅蜜多。五種因緣者，如解深密經云：「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波羅蜜多說名波羅蜜多？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五因緣故：一者無染著故；二者無顛倒故；三者無罪過故；四者無分別故；五者正迴向故」。無染著者，謂不染著波羅蜜多諸相違事。無顛倒者，謂於一切波羅蜜多諸果異熟及報恩中心無繫縛。無罪過者，謂於如是波羅蜜多無間難染法。離非方便行。無分別者，謂於如是波羅蜜多，不如言詞執著自相。正迴向者，謂以如是所作所集波羅蜜多迴求無上大菩提果。波羅蜜多得名為波羅蜜多者，即依此修而得也。

又成唯識論云：「要七最勝之所攝受，方可建立波羅蜜多：一、安住最勝，謂要住菩薩種性；二、依止最勝，謂要依止大菩提心；三、意樂最勝，謂要悲愍一切有情；四、事業最勝，謂要具行一切事勝；五、巧便最勝，謂要無相知

所攝受；六、迴向最勝，謂要迴向無上菩提；七、清淨最勝，謂要不為二障間雜。若非此所攝受者，所行施等，非到彼岸。」在攝論亦說其具足六種相修，才名波羅蜜多，建立此波羅蜜多義，於二論所說，在數目上雖異，於意義上大致相同。總而言之，若具足上面七種或六種條件去修行六度，才得名為真正波羅蜜多。否則，僅成為施等名而不得為究竟波羅蜜多，修波羅蜜多行者，對於這點不可不知。

三、六波羅蜜多的建立

六波羅蜜多者：一、施波羅蜜多；二、戒波羅蜜多；三、忍波羅蜜多；四、精進波羅蜜多；五、靜慮波羅蜜多；六、智慧波羅蜜多。此六種波羅蜜多從何建立呢？今單就人類立場略說如下：

第一因為人類多是貪著世間的財富，以為有了豐富的財產，生活可得稱意，乃至想出名位就得名位，想掌握世界經濟權就可到手，如是有財，隨心所欲，無不自在。所以看重財富而起慳貪，乃至以為所有知識技能等是備於自用，不肯犧牲援助他人，像這樣的慳吝心，就是與波羅蜜多相違的一種，然這慳吝心，唯布施心可以破除，所以建立施波羅蜜多。

第二因為有人不顧因果道德人格或奉邪說邪見，縱身口意造殺盜等業，做種種非為邪行，於是行為一方面自墮人格集輪迴因，一方面遭逢社會，致害人群，故此邪行就是與波羅蜜多相違的一種，唯戒能破，所以建立戒波羅蜜多。第三因為有人不了世間一切現象皆是因緣所生，假名安立，實無我法等事，若受了他人的輕蔑毀辱逼迫的境遇，心生嗔恨，不能堪忍，或修行時遇諸逆境界而生退志，如是嗔恨惡心，就是與波羅蜜多相違的一種，唯忍能破，故立忍波羅蜜多。

第四因為有人被快樂主義所迷惑，高唱「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憂」；或唱「人生幾何對酒當歌」的口號。只貪現在的享樂，恣意放逸，對於個人的學問，不肯深造，對於社會，不肯犧牲，對於道德、人格，無心建立，如是懈怠心，就是與波羅蜜多相違的一種，唯精進心可能破之，故建立精進波羅蜜多。

第五因為有人，由過去習氣種子及現生經歷習慣而使精神，如楞伽經所說「躁動不安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不知厭足如猛火」的散動輕浮，意志薄弱，所以易受外界誘惑，如是散亂心，就是與波羅蜜多相違的一種，唯靜慮能破，故建立靜慮波羅蜜多。

第六因為有人障於真正的智慧，對於世間及出世間的一切宇宙人生的真理，不得真實認識了達，甚者就於見聞覺知所得一部分的道理，以為是不破的真理，以為是有益於世，而不自知原是群言說象有害於自他，即退其世智辨聰，立說行世，如是愚痴少慧，就是與波羅蜜多相違的一種，唯智慧能破之，故建立智慧波羅蜜多。

四、六波羅蜜多的釋名

此六波羅蜜多，通俗一點來說，就是佛陀一面根據因果相續生命無窮的道理，一面依據法界緣起，社會互涉的原則，教人去實踐此六種工作而完成偉大的生命及完成社會一員的責任。今依此原則，隨其次第，略釋如下：

布施是「檀那」的譯語。其含義很廣，約略言之，就是了知一個人的學識、技能、財富、生活，乃是受諸社會人類於直接間接的供給，是等供給品物，又不是自然而有，乃是人類交互錯綜的聯合力所造成。例如所有屋宇、街道、運河、鐵路、機器、美術，無非過去、現在、遠於萬里之外，近在咫尺以內的人類，合力所創造的。縱是一件巧奪天工的機械，亦不能歸功於一個發明家，因為著作家、哲學家、科學家、印刷工及其他許多勞動工人，俱有勞功在前。不但一個人的成就，是由此社會共力助成，就是一個人能够生存世間，亦受社會的恩惠，既受惠於社會，當圖報社會，這是應有的義務。於是盡一己之財力技能，去做互助的工作而謀人類的幸福，就叫做布施。

戒是「尸羅」的譯語。社會的組織等於羅網，一條羅網線斷了，從量上看，一條羅網線之斷無足輕重，若從網的關係上看，因一條影響其他的線，乃至全部受損，其關係頗大。社會亦然，一個人就等於羅網的一條線，在一個人的向上或墮落，在他的量上說，好象滄海之一滴，無足輕重，可是在他的關係上講，一個人向上就會促進整個的社會健全，反之，一個人墮落，就會使社會的生命網呈出裂痕。所以一個人的人格修養，是策進社會健全的一種要素，如果修持佛制淨戒，遵守社會法戒而去修養德性，就叫做持戒。

忍辱是「羼提」的譯語。一個人，生於複雜社會，處在惡劣環境之中，與人間，發生輕蔑污辱，天與物間，發生逼迫侮辱等不稱心的事情，勢所難免的。但是在這個逆境當頭的時候，還能盡量忍受，不懷嗔恨，而且能够找覓避免的方法，及依正當的事業奮進不退，就叫做忍辱。

精進是「毘黎耶」的譯語。無論是對個己的學業、事業、修養等等，或對社會公益等等，能够合乎入正道之條件的一切事情，以畢生之力，埋頭盡粹，雖遇阻撓而不退的精神，就叫做精進。

禪定是「禪那」「靜慮」的譯語。一個人的精神散動，思想複雜，不唯神經易亂，意志消損，而且影響學業、事業、修養等等的成就，故於一切事情，皆能以靜定的精神，泰然處理，在於自心上，掃除一切妄動亂思，集心歸一，如是名為禪定。

智慧是「般若」的譯語。這是修二空智斷除了煩惱所知二障，證真如的智慧，並不是世間的小智劣慧。就是說，能够實證宇宙人生的究竟真理，而且能夠開示有情的情智，就叫做智慧。

這六種波羅蜜多在攝論以依其功能而稱其名曰：「能裂慳吝貧窮及能引得廣

大財福德資糧，故名爲施。又能息滅惡趣及能引得善趣等，故名爲戒。又能滅盡忿怒怨憎及善住自他安隱，故名爲忍。又能遠離所有懈怠不善法及能出生無量善法，令其增長，故名爲精進。又能消除所有散動及能引得內心安住，故名爲靜慮。又能除遣一切見趣諸邪惡慧及真實品別知法，故名爲慧。」

五、六波羅蜜多的品類

六波羅蜜多之各波羅蜜多都有三種品類差別，這在解深密經與攝大乘論及其他大乘論中都有詳說，今不過舉其大意一說而已。

(1)施有三種，一法施二財施三無畏施。

A 法施——是說通達佛法者，不以自利爲足，重發利人之心，而觀察對方的知識程度，根據佛陀的言教，或用語言或用文字的方法，施與適當的教化，以使對方得到身心的快慰，乃至實行佛陀主義，名爲法施。

B 財施——是說有財（財富可分二種：一內財，即知識技能身命等；二外財，即人文財、物質財等）的人，不憚捨自足，而發同體大悲之心，觀察社會中或個人或公共，是缺乏那一種，就對那一種事情，以盡一己的財富，能力貢獻援助，使他得到身心安樂，此名財施。

C 無畏施——是說遇到有怖畏急難中，如有人失足落水，或被他人欺侮或疾病兵厄等事，乃至國家社會世界上發生種種危機四伏時，有力量的人，不顧個人的利害，盡力設法營救，以令遠離怖畏獲得平安，此名爲無畏施。

由法施故，能使他得生聞思修慧的善根知識；以財施、無畏施故，資益他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安定與興趣，故說施有三品。

(2)戒有三種，一持戒，二攝善法戒，三攝律儀戒。

A 持戒——律即法律，儀即儀式，在消極方面說，是防護身口意三種妄動造惡，在積極方面說，是策進吾人養成高尚的道德人格的法律儀式，就名爲律儀戒。此爲後二之所依止。

B 攝善法戒——善法有世出世間兩種：五戒十善等爲世間的善法，三學六波羅蜜多爲出世間的善法，廣而言之佛陀的十二分教，皆爲順理益己之法，故亦稱爲善法。如能具足律儀不造諸惡，在善能修習如是善法，名爲攝善法戒。

C 攝律儀戒——前兩種是自利的戒法，此即利益有情的戒法，是說菩薩自己具足律儀廣大智慧，爲慈悲心所驅使，意樂成熟有情，見有情造諸惡業，即由三種方便（現十惡方便、變化方便、現本事方便）示作國王等，立制嚴酷法律，逼害造惡有情（此有情皆由自變壞者）以令其他的有情生起怖畏遠離惡行，並使信仰善法修行善道，這就是攝律儀戒。

以上三種在解深密：以初爲轉捨不善戒（即斷德），次爲轉生善法戒（即智德），第三爲轉生饒益有情戒，（即恩德）其意皆同。（未完）

理想社會的美化與人的生(下)

醒世將軍

在此，必須加以區別說明者：以上四種理想社會，就其本質而言，「烏托邦」是「大同」的孕育；基督教的「上帝城」是「大同」的反叛；佛教的「淨土」是「大同」的超越。就其方法來說，莫亞的「烏托邦」是以「共產」作為手段；基督教的「耶穌再來」，是以「暴力」造成革命；儒家的「大同世界」，是以「人類互助」作為步驟；佛教的「淨土」，則以「慈悲喜捨」用來接引。同時，除了佛教之外，其他三種，誰也不能做到永存不滅的地步，誰也不能擺脫生死老病的痛苦，所以除了佛教的淨土，誰也不能稱為最高最後而又最為完美的理想社會了。

美化人生的理想

佛教的唯一目的，是在確定人的價值，所以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在佛教中講，佛與眾生，乃是平等的，不過佛與眾生之間的平等，如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所說的，是立足點之本質的平等，而不是智能地位的平等。因此眾生雖有佛性，並不即等於佛。佛是眾生的最高境界，要成為佛，需從人生做起，所以一切眾生雖有佛性，但是唯有從人生才是學佛成佛的最好起點，也唯有學佛成佛才是美化人生的最好方法。

往往有人誤會佛教，認為出家修行，才能稱為學佛，那末如果人人出家，個個修行，又有誰來從事生產，又有誰來供養出家的僧尼？所以他們覺得佛教是可笑的。其實佛教的內容，也可學佛，所以佛出家人固然學佛，而在家人的各層，又如維摩居士教中的諸大菩薩，也都是各有各的眷屬，又如維摩居士，就是一個在家學佛的最好典型。不過就大體來

說，除了大士菩薩例外，在家學佛，只有上求佛道的一個宗旨，出家學佛者，則還兼有「安法」的「家務」。可知佛化的世界，並不等於青一色「光頭」的天下。可惜近世的佛教變了質，很多出家人，都是為了出家而出家，並不是為了「為法來身」，而出家的，致使變成了寄生於社會的現象。本來，在家人是生產者，出家人也未嘗不是生產者，出家人的身份，跟一般的教育家相同，他雖不直接參加勞動生產，但他能够教化社會，使得社會安定，增加社會的生產效率。再說，出家人不受家室生活的連累，可以一心向道，研究佛法，然後再將他們的心得貢獻於社會。所以西方哲學家，如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斯賓諾莎（Spinoza 1634—1677），萊布尼茲（Leibniz 1646—1716）以及叔本華和康德等，都是一輩子沒有結婚的，由此推測，要對佛法潛心研究，出家乃是必要的，但是出了家，而不真正的學佛與宏法者，那就不必要了。

人生如何能美化起來？在現實生活中，只要有文學、詩歌、音樂以及繪畫等的各種藝術修養，都可以幫助我們生命的美化。然而我們如要透過生與死的關頭，再看這些藝術修養，對於美化人生的功能，便覺得是微不足道了。因為世間藝術的修養，只能說明你對這些事業的成就或暫時的忘我，却不能代表你個人品德或本質的超然化。換句話說，藝術的修養，只是現實生活中的一種調劑而已，如要達到超現實的美化，那就不能不去追求宗教的信仰和宗教的實踐了，尤其是佛教，不但重視信仰，更為主張實踐，信仰只是面對了我們的目標，實踐纔是朝向目標邁進的方法，所以只講信仰而不求實踐的宗教，便是迷信。佛教的實踐方法很多，所謂「佛法無邊」，但要想證佛果，必須效法「法門無量誓願學」的菩薩胸懷。不過我們壽命有限，時間也不許可，無法在這短短數十年之中，將「無量法門」全部學完，所以我們應該先從最基本的地方做起，那就是「五戒」或「十善」，由戒生定，由定發慧，如果「戒定慧」三學俱足，那就了生脫死的機緣成熟，也就是真常妙有，美化人生的境界。上面說過，如果我們的世界，是個個信佛，人人學佛，便是大同世界的超然化，便是佛國淨土的現

實化，可見，美化人生是佛國淨土的基础，佛國淨土是美化人生的表現。也許有人會說，大同社會是一種幻想，人間的淨土，更屬無稽的夢想。因為世界的戰亂，起伏彼此，這正是耶穌再來的原則，而在尤其是基督徒要說，這是不徹歷史演進的原則，而在往來，在初民的時代，人類各自穴居而處，彼此少有邦來往，後來進為部落羣居的社會，慢慢演為一個小邦，一個小國，由小國而成大國，由大國而到二次大戰以後，竟有國際政府，聯合國的產生，如今的世界，雖有民主與極權兩大陣線的對峙，但是依照歷史的路線來看，人類之間的矛盾現象，是暫時的病態，全面的統一才是永久的定局。事實上，今日限，在文化和經濟上，則由於近世交通工具的發達，使得世界的貿易市場，東西方的文化，已在融和之中，全世界的貿易市場，所以未來的大同世界，是會實現的，未來的佛國淨土，也是毫無疑問的。今日所奇怪的，竟有許多專心一意為三民主義的理想，企圖而努力的人們，去信耶穌基督，如果真有耶穌再來，能說不是噴噴怪事！因為基督徒為了實現耶穌再來的預言，已不得我們社會立即毀滅！說到這裡，我們對於佛國淨土的觀念，應該要樹立一個明確的態度了。上面說過，大同世界或人間的淨土，是佛國境界的一個過程，也是美化人生的一種表現，然而過程不是一個終點，表現也不是究竟的目的，才算是美化人生的理想。那就是佛國淨土之類，佛國淨土，佛經告訴我們，那些淨土，充滿着超乎人間社會的殊勝莊嚴，離開人間的距離，極為遙遠。但是筆者以為，那種境界只是觀念的，絕對不是實在的，佛經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乃是說明了成佛的不容易，眾生成佛，須要三大阿僧祇劫的修學，該是不容易的漫長，再說，三界之內，無色界，已經沒有形象可資捉摸，超出三界以外的佛國淨土，又從那兒來的真實景象？佛經中對於淨土世界的描寫，無非是在說明，超出三界以後的生活，在真空中而妙有的狀態，四圍有一種愉悅而且自在了。雖然沒有跡象可求，總比病痛難死的苦海美得多。了。（完）



宇宙人生的本體論

(二)

文珠

丙、宇宙人生的本體

既然「萬法唯識」那麼「識」該是宇宙人生的本體了，對的，識是宇宙人生的本體，也是宇宙人生的最高原理，宇宙萬法就是建立在此心識上面，但這個識是甚麼識呢？眼識呢？耳識呢？抑是鼻、舌、身、意、或第七末那識呢？都不是，這裡所說的識是指第八阿賴耶識，因為前七轉識是依他起性，依止阿賴耶識而幻現的，本非實有，唯阿賴耶識自無始以來，乃至成佛都是一類相續無間地真實存在。這真實存在的賴耶，在心理學家說，是一種潛意識——一種潛伏不顯，幽隱難知的心力，這種心力具有「含藏種子，執持根身，緣慮境界」的功能和使一切種子變異成熟而引生現行的作用，宇宙諸法都是依此特殊的作用為基礎而產生的，因此阿賴耶識是凡聖的源泉，是迷悟的依止，也是人生與宇宙的總聚體！

一、阿賴耶識的名義

甚麼是阿賴耶識呢？梵文名為 (Alaya) 古人多譯為「藏」，如唯識述記曰：「阿賴耶者，此翻為藏」慧琳音義十八卷中說：「阿賴耶者，第八識也，唐云藏識」。藏有三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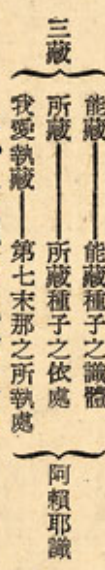
1 能藏：此阿賴耶識的本身，具有含藏的特殊功能和攝持的作用，一方面既能夠含藏世出世間，有漏無漏，有善無善，善與不善，淨與不淨，或精神，或物質等一切法的種子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能攝持一切種子而使含藏在它自體中的種子不失不壞，而成為諸法的生因。換句話說，阿賴耶識，是宇宙萬有的始創原料——種子的儲藏室，也是發展未來一切差別現象的最高機構，所以名為能藏。

2 所藏：這是就阿賴耶識能為諸法種子的所依止著儲的方面說，所以由此識內在潛勢力所變現的一切根身器界，若染若淨，若善若惡的一切現行諸法是能藏，而阿賴耶則為它們所藏的處所，因此，亦名所藏，前者約攝種而說，後者約受熏而論，因為有性在現行果位的生命上，前七現行轉識以及七轉識所相應的心所法是能熏能緣，而第八異熟果識，反被前七轉識之所熏所緣了，因此，阿賴耶亦名所藏！

3 執藏：又名我愛執藏，這是從第七識與第八識的關係方面而立名，第八識的自體是終始如一，永遠有續而無間的，因此，第七末那識對於這似一似常的賴耶，發生了一種深深愛著的意念，而堅執阿賴耶的見分以為自我，這樣，第八識便成為第七識之所愛執藏，而第七識却成為能愛執藏，而人間的自我愛自私心理，以及其他我見，我痴，我慢的心理病態也就從此而產生了，根據這

個原理，故說它是人類生命的主體。

總之，阿賴耶識既能含藏宇宙萬法的種子，作為開創宇宙的總機關——能藏，又能為一切染淨諸法的集中營，以及現行熏習的總樞——所藏，更能作為第七末那執愛的對象，成為自我的源泉——我愛執藏，因此總名曰阿賴耶識。如表：



二、阿賴耶識的體相

阿賴耶識的體相有三種，就是自相，因相，和果相。

A 自相：自相簡非共相，也不是他相，而是阿賴耶識本體的自相。比方說，人有人的相狀，畜有畜的相狀，凡是人皆具有人的相，凡是畜皆具有畜的相，這名為共相，但同是足具人相，而各人有各人的五官，相貌聲音，態度種種的不同，這就是自相，八識亦然，前六識是識，第七末那是識，第八阿賴耶也是識，不過，它們雖同名為識，但各有各的自相不同。阿賴耶識的自相是怎樣的呢？攝大乘論說：「此中安立阿賴耶識自相者，謂依一切雜染品法，所有熏習，為彼生因，由能攝持種子相應。」即是說，賴耶一方面能含藏前七轉識所熏習而成的諸法種子，作為一切法的生因，（種子生現行）另一方面又能接受前七轉識現行諸法的熏習，（現行熏種子）當它接受熏習的時候，更能與能熏的轉識俱生俱滅，使現行的熏習在本識中，混然一味，同時又能任持這些現行熏習而成的種子使其不失不壞，作為未來諸法的生因，如是現行熏種子，種子生現行，在二者相互密切連貫的關係上，建立阿賴耶識的自相。

B 因相：因是諸法的生因，這諸法的生因，就是阿賴耶識中所含藏著的一切種子；這些種子能為產生宇宙萬法的原動力，隨時隨地都可以作為彼一切雜染品類諸法現前的能生因——親因緣，攝大乘論說：「此中安立阿賴耶識因相者，謂即如是一切種子阿賴耶識，於一切時與彼雜染品類諸法現前為因。」成唯識論亦云：「此能執持諸法種子令不失故，名一切種，離此餘法能遍執持諸法種子不可得故，此即顯示初能變識所有因相。」總之，賴耶的因相，是由它內在含藏種子的活力，能為諸法產生的能生性方面而建立的，所以有些地方名為種子識。

C 果相：果是果報，即是三有有情生命——總報果體，這總報果體，是由賴耶識所含藏攝持的種子，經過長時間的潛移默化，而引生生命的相續，攝大乘論云：「此中安立阿賴耶識果相者，謂即依彼雜染品法能始時來所有熏習，阿

(下轉十三頁)

文師來臺



好久沒有上街了，九月九日那天，因事出去走一趟，順便到精舍禮拜佛陀。說也奇怪，剛跨進大門，鄭師兄就告訴我說：「今天文殊法師要到這兒來，您知道嗎？」我聽了這話，興奮得幾乎要跳起來了，因為善知識是難遇到的。於是，我就和胡師兄跑到車站去迎接她。

車子慢慢地過來，終於停止了。乘客魚貫而下，法師在人群之中，被我們發現了！

印象

記莫麗嫻

胡師兄遞過法師的名片，又接了她的行李。

「謝謝您，我自己拿好了！」由那清晰的口音，使我非常驚異，她能在暫短的日子裡，會說到那麼好的國語，實在不容易啊！

接著，我很冒昧地用粵語作「自我介紹」，法師慈祥而謙虛地握着我的手說：「素仰，素仰！您的文章寫得很好。」那時我欣慰交集，加以自己不善談吐，不知說些什麼是好……

在精舍休息了片刻，法師們被裴居士請至家裡供養，我也沾了他們的光。席間，我也曾充作臨時的翻譯員！

午飯後，我們陪同文法師去參觀臺南各種建設。由此，便可以想到她怎樣的關懷祖國了！稱她為「愛國尼僧」，確實受之而無愧的！

法師帶著預先準備好的筆記本子，走到孔廟、鄭祠、赤崁樓、安平堡和開元寺等處，她似個新聞記者般的，手不停地採集着文章的材料。

原來，文師在沒有去澎湖以前，曾經順路到精舍，這一次是從彼地回來的；所以在即日下午便要搭特別快車趕回臺北歸隊。她將離別的幾分鐘，在車站門前的民族英雄——鄭成功的銅像下，和我們攝了一張照片。

火車來了，我們買了月臺票，送出車門。嗚！嗚！嗚！大喇叭叫了，然後被那無情的火車，就這樣地帶走了我們的良師！

法師雖然返臺北去了，甚至回到香港，可是，她留給我的印象是：舉止大方，吐屬閒雅，面色慈祥，品格清高，和超卓的智慧！怪不得我的摯友唐育玉來信說：「朋友，她的文雅恰如其文，她的風度確實不凡，倘若您見了她，您會不期而然地向她五體投地。」……她的報導，確是一點兒都不錯！

法師的大作，我們是常見到的，每一篇乃至一節，都含着很高深的哲理，運用深入淺出的筆法，融合古今，貫通中外，洋洋乎萬數千言，像這樣的尼僧，我們可以說，真是千百年以來所沒有的！

現在是新時代的佛教，我們希望有更多像文師一類的人物出現於世，來發揚光大最真確可靠的佛法，改換一般人對於佛教的錯誤觀念。假如我能夠把每一根毫毛化作一個魔燭，普遍地為她們頂禮供養，也是我一誠心所願的啊！

(上接十二頁)

願耶識相續而生。成唯識論：「此是能引諸趣生，善不善業異熟果故，說名異熟，離此命根眾同分等恆時相續勝異熟果，不可得故，此即顯示初能變識所有果相，此識果相雖多住多種，異熟寬不共，故偏說之。」由于願耶的果相能引生異熟果的緣故，所以亦名異熟識，唯識論：「或名異熟識，能引生死，善不善業異熟果故。」異熟有三義：

1. 異時而熟：這就因果的時間關係方面說，例如農夫們播種時，並不是收穫時，播種與收穫之間，必須有一段時間的距離，絕不會當播種的時候，馬上便獲得果實的收穫。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親自播種善惡的業種子亦然，今生的因，不一定今生受果。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總之因果的循環，善惡的報應是絲毫爽的，不過只在時間問題吧了。孔子說：「為富不仁，為仁不富」，這也是昧于異時而不熟的關係，當知道富者是他本身宿業所招感，他的不仁，來生必招惡報的，相反的，貧賤的人並不

是因他行仁而致富，而是由宿生惡業的使然，而他今生果能重于仁義，來生必得善果的，否則，雖肯棄惡，又誰肯行善呢？可惜世人沒有覺察到這一點，故有「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沒屍骸」的一類含有諷刺因果的民諺。

2. 變異而熟：這就種子生現行而說，現在播下的業種子，必須經過一個時期的轉變，直到成熟的時候，這果實與因種已經變異不同了，例如一粒谷種子的萌芽、長莖、開花、結果，于其中間有着種種的變化，而這些變化的後果，與最初的一粒種子是不同的，我們的業種子也是這樣，所以名為變異而熟。

3. 異類而熟：這就因果與果的性質不同方面說。善因感善果，惡因感惡果，這是顛撲不破的因果定律。不過，這善或惡的業因，所招感能接受苦或樂受的總報果體——精神與物質所組成成功的生命，却是無記性的，我們生命的性質既不因我們宿世善業所招感的快樂享受而變為善性，也不會因宿世惡業所招感的苦果而變為惡性，它——異熟果——生命，永遠是無記性的，既不是善，也不是惡，而亦可以善可以惡，否則，如果說它是善的，那麼一個良善的人，應該永遠是良善的，為甚麼有時也會在利慾薰心之下，走上不軌的途徑，陷于罪惡的叢叢呢？反之，如果說它是惡的，那麼，那些殘暴不仁的惡人，該永遠是惡的了，為甚麼有時一個罪惡禍首，當他良心發現的時候，也會悔過自新呢？再進一步說，如果異熟果體有善惡的記別的話，那麼，善將永遠是善，惡將永遠是惡，而沒有生死流轉，與涅槃解脫的因果可說了！現在，正因為異熟果是無記性的，可以善可以惡，為善則獲得涅槃的解脫，為惡便永沉生死苦海！總之，願耶識中所含的種子，由異時、變異、而成熟，引生有情的生命果報，這生命的性質又與能引生的業因性質不同的，所以，在願耶果相方面又名它為異熟識。如表：

第八識三相	自相——阿賴耶
因相——一切種	第八識三名
果相——異熟	

佛教的前瞻與後顧

佛緣

(四) 佛教的傳入

一種真理的傳播似乎是顯得很自然的，根據 John Bloed 的記載：「相傳佛教在漢明帝時代傳入中國，……紀元六七年蔡愔就帶了許多佛經和兩位高僧到中國」；「我們可以相信佛教在紀元前三百年的時候，一方面由水路到了廣東，一方面由陸路到了中國」。另外在唐道宣所撰廣弘明集歸正篇引用列子（仲尼第四）之西方聖者說——「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又謂「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為大聖」。由於上面簡單的記述中，似乎孔子已知有佛教，並且還知道佛教。

在佛祖統記裡說「秦始皇四年，西城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齋佛經來化，帝以其異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戶出之，帝驚稽首稱謝，以厚禮遣出境。」魏書志第二十卷老十說「司馬遷區別異同，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義，劉歆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會紀，按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卑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為大神，列以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上面的幾個考據，有些是載於正史，可作在漢明帝永平八年以前佛教已東傳我國。

John Bloed 所記明帝派遣蔡愔到西方去，實際上在佛祖流記第三十五裡說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那時是永平七年，然佛家所公認者為永平十年。

對於經典的翻譯，我們不得不感謝安世高——波斯王子，由於他底遊方弘化，把梵本改譯漢語，宣譯衆經；在桓帝建和二年到靈帝建寧四年的二十多卷書裡，他精細地翻出了「安般守意」，「陰持人」，「大小十二門」，「道地」，「人本欲生」，「阿毘曇五法」，「四諦」，「十二因緣」，「轉法輪」，「入正道」，以及「禪行法想」等諸經。以後相繼做翻譯工作的有「支謙」，支謙所譯經典多重於大乘經典（高僧傳第一），有今日的大乘，當然得歸功於支謙的工作。「竺佛朔」他的作風是「敬順聖言，了不加飾」，就是說真譯。此外更有安息優婆塞安玄，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繼續東來譯經；於是，就這樣奠定這項偉大而堅苦的翻譯工作。

經過幾度桑梓之後，在隋唐時代，佛教在中國已到了全盛時代，這個時代也就是佛教在中國的精華；在佛祖歷代通載，稱帝在位間，「大度僧尼，將三

十萬，崇飾寺宇，向有五千，翻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五百卷。」可見當時佛教之盛況。

到了唐太宗時，中西交通已漸漸發達，於是佛教、摩尼教、回教、又景教，當時其教徒阿羅本，亦遠將經像，來長安；然而佛教在太宗高宗二代，法順、智儼、善導、玄奘、道宣等高僧出，而佛教亦日臻隆盛。

在秦王符堅的時候，曾經遣僧道順去高麗，把佛像經論贈送給小獸林王，這時候是在紀元三百七十二年，高麗遂有佛教。

(五) 中國佛教的桑梓

當五代五十多年間，由於戰爭的不止，佛寺遂被荒廢，經籍也都散亂無集中；在隋唐三百年間鼎盛的佛教，到這時候，除了禪宗一宗外，大都走向沒落中。

五代末，後周世宗，天性不好佛教，即位之後，未幾，顯德二年，出詔禁止私度僧尼，敕廢天下無敕額之寺院，復詔毀銅像，收鐘磬鉢鐺之類鑄錢。世宗之為一宗之厄，時去會昌之法難凡百十年，於是六朝隋唐諸宗高僧之章疏，大半散佚，佛教隨掃地而盡。

宋太祖建隆元年，詔諸路寺院，經顯德二年當廢未毀者聽存，其已毀寺所有佛像，准予移置留存，又度僧八千人，開興隆佛教之端緒。

其後，仁宗時，臨濟宗之石霜楚圓下，有黃龍慧南，揚岐方會；遂開黃龍，揚岐二派。與臨濟、沩仰、曹洞、雲門以及法眼等五家，與上者併稱為五家七宗，後臨濟宗最盛。

當時帝最留意禪宗，自周世宗毀滅佛法以後，禪宗雖離於江南湖北稍盛，而終未能引於京邑，至是內侍李允寧，奏於汴京之第宅，則興禪寺，因賜額為十方淨因，詔令雲門宗之大德圓通居酌居之，酌以疾解，舉大覺懷璣自代，時皇祐二年，雲門宗自是大盛。

根據佛祖統記第四十六，佛祖歷代通載第二十九以及續資治通鑑第九十三說「徽宗初崇佛教，後用永嘉道士林靈素之言，興道教。政和六年，詔於道錄院，禁棄佛經。宣和元年，詔改佛號為大覺金仙，服天享服。若薩為大士，僧為德士，尼為女德士，服巾冠，執木笏。」

孝宗在藩邸時，嘗遣內都監，至徑山，問道於宗杲。乾道七年，與杲同出克勤門之瞎堂慧遠入對。問如何免得生死？遠對曰：「不悟大乘，終未能免。問

如何得悟？曰：本有之性，以歲月，自然得悟。問：悟後如何？曰：悟後始知今日問答皆非。問：一切處不是後如何？曰：脫體現前，更無可見之相。（補續高僧傳第十佛祖統記第四十七佛祖歷代通載第三十）

又常有天竺北峯講師宗印，講止觀，深究學者支離名相之病，寧宗聞名，召對便殿，賜號慧行法師。（釋門正統第七）

隨後佛教又復分五教：

（甲）小乘教，亦名愚法二乘教，異於大乘故，逐機設教，隨他語故，以明法數，一向差別，所謂揀邪正，辯聖凡，分欣厭，析因果也。

（乙）大乘始教，亦名分教，但明諸法皆空，未盡大乘法理，故名爲始，但明一切法相，有成佛不成佛，故名爲分。

（丙）終教，亦名實教，由明緣起無性，一切皆空，定性二乘，無性開提，悉當成佛，方盡大乘至極之說，故名爲終，以稱實理，故名爲實。

上二教並依地位漸次修成，故總名漸。

（丁）一乘頓教，但一念不生，即名爲佛，不依地位漸次說故，思益云，得諸法正性者，不從一地至於一地，楞伽云，初地即爲八，無所有何次，不同於前，漸次修行，不同於後圓融具德，故立名頓，問，此若是教，更是何理，答頓證此理故名頓教，別爲一類離全機故，亦爲對治空有俱存三種著相人故，即順禪宗。

（戊）圓教，統該前四，圓滿具足，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是故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依普賢法界，性相圓融，主體無盡，身剎塵毛，交遍互入，故名圓教，華嚴云，顯現自在力，爲說圓滿經，無量諸衆生，悉受提普。

又有所謂十宗，這十宗也就是東土流傳的最盛的十宗：

一、俱舍宗：俱舍宗者以俱舍論而名，爲小乘所攝。

二、成實宗：成實宗者以成實論所依名故，名成實宗，言成實者，釋成如來所說三藏之中定義故也，故彼述論師懷文云，我欲正論三藏中實義是已。

三、律宗，律宗皆以明戒，有二種，一止持戒，止諸惡門；二作持戒，修諸善門。

四、禪宗：此即佛之心印，亦即般若波羅蜜是也，如今最盛。

五、法相宗：法相宗者，決判諸法性相，故名。

六、三論宗：三論宗者，以依三部論立宗，故名。所謂三部論者，甲：中論四卷，龍樹菩薩造。乙：百論二卷，提婆菩薩造。丙：十二門論一卷，龍樹菩薩造，是名三部論也。

七、天台宗：以法華爲所名依，以智論爲指南，以大經爲扶疏，爲觀法，引諸經以增信。

八、賢首宗：亦名華嚴宗，又名法界宗，以華嚴爲諸經之王。

九、密宗：一名真言宗，即瑜伽密教者，依真言陀羅尼之法門，修五相三密等妙行，期即身成佛之一派。

十、淨土宗：淨土宗持念佛門，實三根普被之要路也，宗初以後，禪宗、天台宗、律宗以及賢首宗之學者，多兼弘淨土。

這些宗派的播揚後，佛教在中國已漸漸漸進入保守時代，這種時代，一直維持到明末清初；然而在世祖以下諸帝，對於佛教竟嚴加禁約，大清會典中所記「凡民有出家爲僧道者，置首領以約束之」。

嘉慶以後，佛教更凌夷不振，同時又有太平天國事件的發生，廟宇經典同罹劫火，佛教自到中國後又一次遭遇到嚴重的打擊。

雖然有楊文會出現，刊印經典舉行本藏經，於是千百年來，佛教不景氣的時代已被清除，中國的佛教自入另一個新時期。

（六）目前中國佛教的危機

記得過去曾有法師在海潮音上講過「……二十年前的佛教內部只是一個『腐』字，到了二十年後的今日實在已經『蝕』了！……」這是一句多沉重多心痛的話。

當然，這重大的責任應該放在佛徒的身上，因爲這種情形的發生主要的由於佛徒本身的問題；我記得當我祖父去世的時候，我們曾請過佛教徒們來家念經超度；當然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奇怪的事竟出在這樣平凡的場合裡，我記得有個和尚毫不客氣的向我家要酒，要肉吃；誠然，「酒」在教條上並沒有絕對禁止，然而慈悲心是必須要存在的。尤其是「酒」一項却觸犯了戒條。

當初，我很奇怪這位法師的境界，但是在他的談話中，知道他還是梵文大學畢業，同時還到過印度。讀者，您們試想這樣的和尚尚要犯戒，也難怪世人對佛教如此的看不起；我以爲世人對佛教有一種錯誤，而佛徒也應該負起全部的責任來。

目前中國的佛教，其中有許多不够健全的地方，當然也有不乏真實的教徒；但是，意志不够堅定的佛教徒，至使佛教教義頹廢的最大原因。文學家歌德在浮士德裡寫過「堅硬的意志，才是鋒利的鋼刀」。的確是不錯的。

這可怖的情形，真有與日俱增的趨勢；除了上面我所說的「意志不够堅定」外，還有一種「逃避現實」的心理，這種心理是最要不得的，經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那末，這種心理不單只是脫離「現代人的生活」，同時，還有破壞佛教的趨勢。當然不能怪世人對佛法的誤解，甚至於懼怕遠離了。

另一方面，我們再想想，爲什麼基督教侵入後，竟如是迅速而普遍？爲什麼它們能這樣普遍的被大眾所歡迎？當然，我們要看看它們能值得「這樣」的道理。

其實，並不是它們有多好，而最大的問題是在佛徒本身的奉行問題，就是說，佛徒們好似大部分都離開自己太遠了。其次經文也是一個問題；我曾訪問過幾位研究中國文學，而又有相當成就的學者們：「佛經是最不容易懂的作品」，他們的答覆都奇怪地被這句話所包括了；所以，讀者們看，有了這樣高深根底的學者還說這話，那麼，充滿了文盲的中國，又能怎麼樣的普遍地，真實地被傳播？因為不識，他們就無法清楚地瞭解，當然慢慢地由於傳播的不確實（因為沒法用經文作考證），佛教於是漸漸地變成了迷信；一個宗教走入迷信之途就走入了末途。

在與某法師的談話中，我得知在日本有著多種不同程度的經典，教授們有教授們的，大學生有大學生的，中學生有中學生的；……總之，在程度的高淺上，劃出了各種能適合的經典，因此，佛教在日本可說是比印度還要加深一層，這不能不說是經典的高深的意識，能普遍的被大眾所領會的結果。

然而，中國是一個自命為清高的國家，士大夫階級的作品信仰，不希望，也不許可多雜着汚流之衆，一般人只在士大夫的故弄玄虛下，把佛教當做一個迷信，把佛學當做一種鬼神學，把佛經當做咒語，一天到晚不求甚解的只懂得念念「南無阿彌陀佛」，別的什麼也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

在這樣的境遇下，要使佛教在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社會情形下復興，從新整頓，那是一件輕而巧的事情。

因為士大夫的故弄玄虛，佛教在中國大眾的心理上，由哲學一變而為迷信，於是，中國佛教就面臨一種可怕的危機——末途。

(七) 今後佛教應走的道路

在我還沒有談到這個問題以前，我必須告訴讀者，佛教並不是一種鬼神宗教，佛教是溶化在人的日常生活的宗教，換句話說，佛教就是人生。

同道們！我們要有認錯的勇氣，拿出力量來，承認過去各種不對的地方；比如，有些是掛羊頭賣狗肉，有些是覺得佛教的信仰只是老年人的識悔，有些只是獨善其身，有的生活還要依靠別人，要知道，生存在這個社會裡，已是不可能再依賴別人的賜與而獲得自身的生存的。有了錯誤，我們勇於改過，佛教才能復興。

以一個年青力強的少年來研究佛典，已感不夠，還要在老年，當你精力衰弱得已差不多的時候，你，以及你們還要清楚地瞭解佛教，清楚地為佛法而努力嗎？那簡直是一個夢一樣的空洞，不可捉摸。

經說「利益一切衆生，安樂一切世間」，這句話我們是不能遺忘的啊！同道們，本著自己一顆赤誠的心承認過去之不對，就是給予自己一個新生，然後，再依着經文的指示，加以目前社會的須要，真實實實的做些造福人羣的事業，如像創辦學校，建設醫院，開辦苦兒托兒所，救濟世間苦難的人羣，感化他們，用我們最高的智慧。當然不一定單是出家人才能做這些事情，因為學佛志在學佛法，不一定在深山野嶺才能達最高境界；其實「在深山野嶺」才能達到的，又是自命清高的士大夫作風，脫離現實太遠了。

有很多多的教徒，每日只知道念念經，不再進一步的去研究佛法，這也是一個極大的錯誤，要知道教徒們的事情不單只是照着經典念念就完了，必須還

要明白經典裡說的什麼，佛為什麼要這樣說呢？我念了之後有沒有依着東行有？這些都應該包括在「念經」裡面的。

無論如何，佛教必須存在人們的生活圈子裡，深入到社會各階層，使他們得以瞭解佛教，一挽過去的陳腐、神化、迷離的頹勢，打破以往的消沉，堅定自己的信仰，別人的嘲笑由他們，沙翁說「沒有受過創傷的，就會嘲笑別人的傷痕」，更不必怕不時毛，信仰不一定就是時毛的。

(八) 結 論

佛教的問題不是個人的，也不是目前的，這些簡短的介绍裡，當然能多少給與別人一點影響，希望有力量，有能力的不要忽略每一個微小的問題，那些微小的問題，正如病菌，一不小心，就會慢慢地漫延，最後可能到達致命的打擊。

(上接八頁)

亥中夏，幹緣古倫識。「以此足知本書在日本叢林間流傳如何之久，近年屢次印行，有流通本數種，明藏及大正藏編入者為四卷本，本書依最通行之延寶版二卷本，兩者內容亦不免稍有異同云。

坐禪用心記解題

本書乃日本曹洞宗開祖道元禪師四代法孫諸嶽山總持寺開山盤山紹瑾禪師所著。述曹洞派坐禪之用心規範，詳細懇切。高祖道元禪師曾著坐禪一篇，示參禪之綱要，其詞太簡，不便初學。於是盤山更苦口丁寧而著本書以供學徒指針。故本書與曹洞派坐禪儀，皆為洞下要籍。註釋者有慈印指月之坐禪用心記不能語一卷，呼上梅先之坐禪用心記落草談一卷，吉田義山編之頭書問坐禪用心記（與曹洞坐禪儀合本）山田孝道之坐禪用心記講義（與曹洞坐禪儀合本）等，並足參考。

按傳：師諱紹瑾，號盤山，俗姓藤原氏，越前多彌郡人，文永五年十月八日生。幼異常兒，稍長，不樂處塵。十三歲，投同國永平寺就孤雲和尚出家。是秋，雲勤之依徹通義介。十八歲始遊四方，先依寂園禪師，次參萬壽寺之寶覺，白雲之慧曉等。後學天臺於叡山，究禪門妙旨於法燈國師，猶有未悟。歸侍義介，日夜參叩不倦。一日問介上堂，舉「平常心是道」語，豁然徹證，時年二十七。翌年，入徹通之室傳法。以後專務化導，開創阿波之城滿寺，能登之總持寺，永光寺，加賀之淨住寺諸刹。又住加賀之大乘寺，大振祖風。元亨元年秋，後醍醐天皇，欽慕師之名行，垂十種褒獎。師奏答懷旨，賜紫衣法服。九月勅賜總持寺三大師額，特陞為一等僧綱大官。師奉為日本曹洞出世道場，賜紫。師旋付法席於我山紹碩，退院歸永光寺。又二年，奉旨為日本曹洞開田，幾度賣來買去，無限靈苗繁茂處，法堂上見揮斂人。「世壽五十八，法臘四十六，靈骨分塔於大乘、永光、淨住、總持四寺。嗣法弟子明峯、峯山、無涯、靈庵、孤庵、珍山等。著本書外，有傳光錄，盤山清規，坐禪三根說，信心銘拈提等後。村上天皇嘉師功績，賜號佛慈禪師，桃園天皇賜諡弘德圓明國師，明治天皇更加賜徽號常濟大師，而於曹洞宗高祖道元禪師之後稱太祖云。



釋道安年譜

彭楚珩

註記：一、釋道安爲我國佛教創始時之偉人，功績彪炳，而生卒年壽，史乘紛紜其說，故此表之作，實爲必要。

二、本譜年代，以公曆及晉代各帝紀元，並附干支，頗具正確性；唯事蹟則以資料駁雜，難衷一是之處，仍所不免，特附？號，俾讀者續作考證。

三、湯用彤之道安年譜，僅列九年，似嫌簡略；本譜則增列至三十三年，使安公事蹟，具可概見。

四、作者曾撰有『道安生卒年壽考』一文，刊載覺世報第十七期，讀者可以參閱，並希海內外賢達，進而教之是幸。

佛曆八五六年，晉懷帝永嘉六年（公曆三一二年），王申。道安生於常山（河北省元氏縣），扶柳縣（河北省冀縣西南）。俗姓衛氏，年一歲。

甲戌。道安八歲，晉懷帝建興二年（三一四），佛曆八五八年，父因永嘉之亂逝世。

道安八歲，晉懷帝建興二年（三一四），佛曆八五八年，母孔氏又死，乃就養於外兄孔氏家。

佛曆八六二年，東晉元帝建武元年（三一八），戊寅。道安七歲，入鄉校就學，讀書一二遍，即能成誦，鄉鄰均嗟異。

佛曆八六八年，東晉明帝太寧二年（三三四），甲申。道安八歲，即出家爲僧。

佛曆八六九年，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三三五），乙酉。道安九歲，不爲寺僧所喜，驅役田舍。

佛曆八七一年，東晉成帝咸和二年（三三七），丁亥。道安十一歲，仍在僧寺勤役田舍，毫無怨言。

佛曆八七二年，東晉成帝咸和三年（三三八），戊子。道安十二歲，作田役三年以後，本年開始受戒，經及成具光明經。

佛曆八七三年，東晉成帝咸和四年（三三九），己丑。道安十三歲，在寺講經九年，寺僧道其遊學，乃至鄴城（今河南臨漳縣境）入鄴中寺，講佛圖澄，澄見而嗟嘆，即師事之。

佛曆八八六年，東晉成帝咸康八年（三四二），壬寅。道安八歲，因避亂居潁川（？）。

佛曆八八八年，東晉康帝建元元年（三四四），甲辰。道安十歲，至飛龍山。

佛曆八九〇年，東晉穆帝永和二年（三四六），丙午。道安十二歲，在河北太行山及恒山等

處立寺，教化徒衆。（？）

佛曆八九二年，東晉穆帝永和四年（三四八），戊申。道安二十歲，宗師佛圖澄逝世於鄴中寺，道安乃暫還鄉。

佛曆八九三年，東晉穆帝永和五年（三四九），己酉。道安二十一歲，以石氏之末，國運將危，乃離鄉至襄口山。

佛曆八九五年，東晉穆帝永和七年（三五二），辛未。道安二十三歲，東晉穆帝永和七年（三五二），佛曆九〇〇年，東晉穆帝永和十二年（三五六），丙辰。道安二十八歲，復還冀都，住受都寺，徒衆已數百人。

佛曆九〇二年，東晉穆帝升平二年（三五八），戊寅。道安三十歲，仍住受都寺。

佛曆九〇三年，東晉穆帝升平三年（三五九），己卯。道安三十一歲，以慕容恪之亂，率徒衆渡河，入陰山（今河南滑縣），山居木食。

佛曆九〇六年，東晉穆帝隆安元年（三六二），壬戌。道安三十四歲，率徒衆渡河，入陰山（今河南滑縣），山居木食。

佛曆九〇七年，東晉穆帝隆安二年（三六三），癸亥。道安三十五歲，使法汰至揚州，法和至西蜀，行至新野，分散徒衆，使法汰至揚州，法和至西蜀。

佛曆九〇八年，東晉穆帝隆安三年（三六四），甲子。道安三十六歲，時晉征西將軍桓豁（朗子）鎮江陵，遂其至江陵。

佛曆九〇九年，東晉穆帝隆安四年（三六五），乙丑。道安三十七歲，前秦苻秦皇帝苻堅（三六五）遷道安仍還襄陽，因清河張殷宅序來鎮襄陽，故

佛曆九一〇年，東晉穆帝隆安五年（三六六），丙寅。道安三十八歲，制訂僧尼軌範。

佛曆九一八年，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三七四），

甲戌。道安六十三歲，作綜理衆經目錄一卷成。

佛曆九二〇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元年（三七六），丙子。道安六十五歲，仍居襄陽。是年五月間，因互市人得放光般若經。

佛曆九二一年，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年（三七七），丁丑。道安六十六歲，有『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名對。時年六十六。

佛曆九二二年，東晉孝武帝太元三年（三七八），戊寅。道安六十七歲，晉孝武帝優詔褒曰：『安法師器識通達，風韻標朗，居道調俗，微績衆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俾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等語。』

佛曆九二三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三七九），己卯。道安六十八歲，遣大將苻丕，南攻襄陽，執晉太守朱序，北去，道安、慧遠、僧俱被脅入襄陽，行時，道安再度分散徒衆，使法遇、曇首、曇首等至江陵、長沙、衡山、益陽、雲陽等處，後亦至廬山，改龍泉精舍爲龍泉寺。

道安隻身入秦。住長安五重寺。苻堅謂：『以十萬人，習鑿齒爲半人。』之語，即以道安爲一人，習鑿齒爲半人。

佛曆九二六年，東晉孝武帝太元七年（三八二），壬午。道安七十一歲，是年八月間，赴鄴謁先師佛圖澄墓。

佛曆九二七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三八三），癸未。道安七十二歲，爲毗婆沙及四阿含經作序，均有『道安七十二年』一語。

佛曆九二八年，東晉孝武帝太元九年（三八四），甲申。道安七十三歲，苻堅欲南下攻晉，道安切諫，不聽，乃致書水之敗。苻堅欲南下攻晉，道安切諫，不聽，乃致書水之敗。

道安以『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入沙門，皆稱釋種』之語。

佛曆九二九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三八五），乙酉。道安七十四歲，與朝賢趙文業，詳校僧伽羅刹集經。

佛曆九三一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三八七），丁亥。道安七十六歲，與趙文業共同監譯阿毗曇經。

佛曆九三二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三八八），戊子。是年二月初八日，道安在長安五重寺，無疾而終，仍葬寺內。

——完——

的廣場，和廣大的奴工營。在天災人禍、農村經濟與社會經濟總崩潰的情形下，群眾過着配給制度的生活，連自己的肚子都得不到一飽，試問還有誰來供養三寶呢？

第三、從匪黨社會看大陸佛教。目前的大陸社會，是一個毀滅倫理，根除人性的無恥社會！我們知道：自朱毛匪幫竊據大陸以來，就實行其所謂「一杯水主義」與「新婚姻法」制度。在本年七月份，廣西日報有一段報導：

「宜山縣山名鄉鄉長章以敏對人民解釋新婚姻法：婚姻自由，通姦自由，弟可姦嫂，兄可姦弟，兄弟姊妹姦姦可互相通姦成婚，此為新婚姻法之精意。又上林縣五愛鄉姦姦山村長何其明，最近說要將該村建設成一個新婚姻法模範村。其辦法：①寡婦一律限期成婚，否則就同母雞一樣，個個公雞可隨便強姦；②未婚女子生育有獎，因新婚姻法規定要保護非婚生子；③村中女多男少，人丁不旺，歡迎外村男子前來「配種」；④寡婦與及齡未婚女子，晚上睡覺不准關門，以便檢查。」

天！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聽說還有婦女工作隊，婦女慰勞隊，大陸上的青年比丘尼衆，他們是逃不脫這些厄運的！

第四、從匪黨文化看大陸佛教。匪黨文化，是以馬列唯物思想為主，否定精神，揚棄唯識；人性、倫理、中國固有文化，根本不能存在！所以以恨爲出發點的共產匪徒，唆使子女虐待父母，媳婦欺凌公婆，在鐵幕中，已成爲慣事。因此，提倡孝悌導衆生於行善，修證成道的佛教思想，已是成爲唯物思想的公敵了！所以經卷的焚化，佛像的擲燬，亦成了他們分內的事。這里筆者錄本年四月份匪人民日報一段招供，給大家一閱。

「浙江省龍泉縣人民委員會民政科長（現已升爲該縣人民法院院長）王衍信，修建城區街道需要磚石藉口下，將建於北宋的崇因寺及塔和建於五代的金沙寺塔等三座具有千餘年歷史並建築完整的古跡拆毀。在拆除崇因寺及塔同時，發現刻有北宋熙寧丙辰（公元一〇七六年）字樣的石函兩個，在函內裝有唐宋寫經，木刻經卷及唐宋彩色佛像畫約百餘卷。這些所發現的五代寫經、繪畫、以及一百多卷唐宋寫經，木刻印經和彩色佛像畫，和敦煌所藏經卷、繪畫有同樣價值。然而這批信品，唯物思想的毒素，全部給燒燬了。」

第四、從匪黨軍事看大陸佛教。匪黨軍事（祇就兵源上說，至於他的有形戰略戰術或無形的戰略戰術，這里暫不討論。）在兵力上，是有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這個數字的累積，一半是出自廣大的農村，以及城市適用的男子；另一部份便是從前所遺留的國軍。在抗美援朝，支持北越叛亂，以及大陸抗暴、與游擊隊的襲擊期間，已創滅了一個相當的數字。共匪爲了要保持這一實力，所以他不得不隨時隨地添補。他添補的辦法非常巧妙，明則叫人自願樂意從軍，實際則暗地以金錢女色欺誘，以生死利害威脅，全是逼迫而來的。一向毒視佛教的匪黨嗎？對於大陸的青年佛教徒們，試問他會輕易地放過嗎？聽說江浙兩地的青年佛教徒，以此方法被迫參軍者不知凡幾。

再看臺灣佛教

大陸的佛教、僧尼、寺產、建築、教育、文化等等，依上面的各種情形看來，我們是不敢想像的。不過，八年來的本省佛教，經各大德長老們的努力，倒還有一番新的氣象，據醒世將軍來信說：「本省佛教，在教育上有臺北十普寺的三藏學院，汐止彌勒內院，新竹福嚴精舍，以及各地佛學書院，與講習班等，較諸大陸時代強的多。在文化宣傳上，出版刊物共有十一種。其中包括一家旬報，一家每月畫刊，唯對大陸佛教則鮮有報導。法會亦常有，講經亦不斷；如善導寺及南老的華嚴蓮社，戒期亦有；一筆者接到這封信的時候，心裡非常不安與興奮。我們敢說：祇要有臺灣這個根基地，大陸，不！中國的佛教永不會泯滅。」

不過，這個新的氣象與理想還有一段長距離，像萌芽的幼苗正需努力培植、灌溉才能繁茂茁壯一樣。例如當前的教育與文化事業，每個學院的課程都是一樣，並適合於現代化嗎？教授的人，都具有教授的能力嗎？文化宣傳，是不是深入了群眾？能不能深入群眾？又獲得了些什麼效果？中佛會的大德長老們，爲着這一代的佛教徒與佛教，曾經作過這樣的打算與檢討嗎？

這次的教難，是空前絕後的！自佛教傳入中國，雖歷經浩劫，但從無比這次還嚴重的！大難不滅，必有後興，祇要我佛教徒能全體一心一德，在教育上負責盡職；在文化上深入群眾；在宏法上能獲得真正正的效果；相信中國的佛教，絕對不會在我們這一代佛教徒的手裡斷送。

最後，我希望中佛會能負責盡職，對教育、文化能厘訂一套妥善的辦法出來，所謂計劃、執行、考核，再配合國家現行的政策，以期中國佛教走上康莊的坦途。

第九卷第九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一、讀者捐助	七二〇、〇〇
一、廣告費	五〇〇、〇〇
一、董事費	七〇〇、〇〇
一、訂售刊費	五二四、〇〇
一、上期結存	一〇五六、八四
共收	三五〇〇、八四

支出部份

一、印刷費	一四〇〇、〇〇
一、鑄版費	五〇、〇〇
一、封套訂單	二〇〇、〇〇
一、銅版紙一令	九五〇、〇〇
一、郵資雜費	二〇〇、〇〇
共支	二二四、五〇
結存	一二四、三四

從求法說到修法

(下)

煮雲

唯識宗第二代祖師無著菩薩，這是佛法中有名的薩婆論師，他研究唯識有些問題無法解決，同時還沒有人可以去詢問，只有求見彌勒菩薩，才能解答他的疑問，因此他發願拜三年彌勒菩薩，親見彌勒菩薩，請示各種疑難，可是他拜了三年去見彌勒菩薩，結果沒有見到，回來痛下決心，再發願拜三年彌勒菩薩，抱著不見彌勒誓不休的觀念，如是者又拜了三年，一共是六年，可是仍然跑了一次空，還是見不到，這一下無著菩薩很氣惱，為什麼我如此業障深重，誠心的拜了六年，彌勒菩薩不慈悲，不肯見我，再拜三年，若再不見到，我就捨佛法而信外道，這樣又拜了三年，一共是拜了九年的漫長歲月，這一下應該能夠親見彌勒，恭聆妙法了。結果還是不能如願，又跑了一次空，無著菩薩再也無法忍受了，我一定不信佛法，我對佛教如此貢獻，菩薩竟不慈悲，給我見到，就是我過去一點道心沒有，也當同情我專修了九年的苦衷，可是最後想想，已經苦修了九年，前功盡棄，改信外道，有點值不得，發願再拜三年，如不能見，那就決定不信，如是者又拜了三年，一共是十二年的歲月，可是所得的結果，還是不能見到，這一下無著菩薩不但灰心不已，而且痛心已極，不禁流下淚來，全身的力量也沒有了，拖着沉重的腳步，垂頭喪氣的回來，在路上看見一條生病的瘦狗，生了一身的瘡，骨瘦如柴，倒在路邊呻吟，有很多蒼蠅螞蟥聚在它身上吸取膿血，呻吟慘叫不已，無著菩薩看見這隻瘦狗的痛苦，停下了他的腳步，蹲下身來對狗子說：「你和我一樣的痛苦，我拜了十二年不能看見彌勒菩薩，親聞法要，因此也不能了脫生死的苦海，可是你比我更苦了，我雖不能見到佛菩薩，可是來生不會墮落畜道，而你已經墮落畜道，還要受此惡病所苦！」無著菩薩為可憐牠在濃瘡焦疤上用一點水浸在瘡上，心想可能減少牠的痛苦，可是這一下，狗子更是慄慄抖動着痛苦，無著菩薩一心要使狗子減少痛苦，一時大悲心發起來，竟埋下頭來用自己的嘴去

吮癩狗的膿血，就在這時彌勒菩薩出現在他眼前，無著菩薩這時又驚又氣，他說：「我苦拜了你十二年，你都不發慈悲心，給我見一面，現在我不見你，你反而來了。」彌勒菩薩說：「我要見你的心，比你還要我的心還要急，可是你學障深重遮蓋住你看不到我呀！」無著又說：「為什麼現在我能看到你呢？」彌勒菩薩說：「就是你現前一念大悲心的力量，所有業障盡除，因此能看到我。」諸位：無著菩薩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智論師，沒有大悲心尚且見不到彌勒菩薩，可見大悲心，對修行人太重要了。

八指頭陀飼狗

再說一個八指頭陀飼狗的事，八指頭陀原名寄禪，湖南湘潭人，幼失怙恃，十六歲為人牧牛，親百花盛開方欣賞，忽遭大風雨的摧殘，繁英無一倖存，頓悟人世無常，遂投湘陰法華寺禮東林和尚出家，於佛前自燃二指，表學道之誠，後自號八指頭陀。

因為他是一位無知的孤子出家，所以出家也只有在他寺中任苦差事，有一次在岐山仁瑞寺擔任行堂，（為人煮飯）一日見一病犬入寺，飢困求食，憐而飼之，叢林規則禁止畜犬的，頭陀既私飼病犬，可是這無主的病狗，百計驅之而不去，遭了執事者數次斥責，下次再看他飼狗就開除他。頭陀病犬於破盂破碗，頭陀恐遭方丈呵斥，因此他顧不得大礙與飯與，拿起狗碗來就吃下病狗未吃完之飯來，後來同寮房大罵不已，嘔吐過後，蒙被酣睡廿四小時，心境開朗，慧業頓現，遂得文字般若，先時了了之書，至此信口為詩，皆成妙絕的好詩，譽為清代詩聖，他初得詩句有「洞庭波送一僧來」讀者疑有神助，這也是從大悲心而發生的智慧。

贊言

諸位：上面所講的求法與修法，這是解行並進

的方法，求法就是學法，大家來這裡都是學習佛法，但是，學一點佛法，而不去依教奉行，也是得不到實際受用，一定要如說修行，方能得佛法分。修持法門固然多，在中國的佛教多數修不出三種法門，①念佛，②持咒，③參禪。假使我們念生死苦，痛下決心，發大勇猛，拚命的念佛，或拚命持咒，或拚命參禪，放下身心來，不顧一切，一連做上幾晝夜，沒有不成功，打牌的人，可以一連打幾晝夜，難道修行念佛就不可以嗎？只是我們太懶，不肯下決心去修，倘若一下決心，沒有不成功的，在這三個法門中，任選一法，咬著牙關，拚命的做去，到了業盡情空，一心不亂，而親證自己的本來面目，與佛無二，到那時才是我們學佛的目的。

敬告讀者諸君

一、本刊經費目前極為拮据，希望海內外讀者，本以往愛護的精神，繼續予以支持。
二、接受試閱讀者，業經按月寄上四五期希速訂閱，以示維護佛教公益。

人生雜誌社謹啓

本社流通佛書

- 一、教乘法數精裝每部四十元
 - 二、釋迦如來應化事蹟精裝每部三十五元
 - 三、佛法省要每冊二元
- 函購請利用「八二五五」郵政賬號免費寄款。
北投人生雜誌社

茲承

謝舜良大居士捐助

臺幣參千元整謹此

鳴謝

中華佛教文化館謹啓



忍辱多福

·常 愧·

我國內案頭，有句警語：「忍辱多福」。這句警語，是臺北市華嚴蓮社南老法師寫贈給我的，得之既難不易，焉敢輕意失之，遂將它奉為座右銘，一直對它未曾忘記過。它有如我的良師益友，朝夕與共，時刻給與我心靈的警覺，在無形中使我的性情向柔和方面去開拓，同時，又引發我的性量向寬闊方面去放任。因此，我常常願我的性情，柔和得像彌勒佛那樣的笑口常開，願我的心量，寬闊得如虛空那樣的沒有邊際。然後，在這世世的苦海裡去宏揚佛法，接引眾生，才不致於有觸到暗礁的危險，方能左右一切來為佛法的工作去努力一番。

一

忍辱，意即普通人所稱之容忍，能有容忍的人，才是大度量的德者；有了大度量，才能做大事，立大業。所謂：「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忍辱的反面，就是瞋恚，易於瞋恚的人，是因心量狹小，器局不大的原故。同時，日常對於修養方面也太疏忽，像這類的人物，人多稱之為小人。小人往往開罪於人；可是，遇有大度量的德者，總是包涵而忍之，所謂：「能容小人，是大人」。大人處處地方謙嚴、溫厚、誠實、寬厚；小人則不然，處處地方驕矜浮滑、尖酸、刻毒，在這兩者極端截然不同的地方，美惡之分，美惡之下，我們該當要選擇那一種去做人呢？我相信，人總是喜歡行而上愛做個大人君子，誰願去做個無德的小人呢？但是，大人君子素

來虛懷若谷，能容忍一切，不像無德的小人，總是胸中鱗甲，存心陰險的去與人計較。走筆到這里，想起丁福保少年進德錄中，記有如此一段：「官窮少時，有人罵之者，伴為不聞，謗曰罵汝，謗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君姓名，豈罵他人，謗曰恐同姓名者。其人聞之大慚。」——像這樣能容忍，有度量的人，實在叫無德的小人，要心折敬服之至。

三

修學佛法的人，對於菩薩行的六波羅密之一的忍辱波羅密，更加要行得徹底而超越於常人，何以呢？我們的目標，志在救世救人，實行菩薩所行的慈悲法門，像做這樣偉大的工作，假使不具有忍辱力的話，不免要為逆境的所轉，畏難而退，如是，休想達成我們的志願——求證佛果。例如，我佛在往昔因中行菩薩行的時候，目的只在饒益有情，莊嚴淨土，維刀杖架在頸上，火坑布在前面，亦在所不顧，悲華經云：「若有眾生於我生瞋，或以刀杖火坑及種種，欲殘害我；或以惡言，誹謗罵詈，遍十方界而作輕毀，若持毒食，以用飯我，如是殘害，我悉受之」。所以證道歌上說：「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為忍辱仙」。菩薩在因中，總是以艱難困苦的環境為求成佛果的好機會，因之，常在五濁惡世中，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的大度量來成熟眾生，同登覺岸，法華經云：「又見佛子，住忍辱力，增上慢人，慈罵撻打，皆悉能忍，以求佛道」。尤其我們出家二眾，素以荷擔如來家業，安立法化，為繼往開來，延續我佛慧命的工作者，若不具有忍辱力的話，怎麼能調伏剛強的眾生呢？又怎麼能應付惡劣的境遇呢？如是，不但不可與菩薩行相契，就連本身也成為個被感化的對象了，本來是左右他人和境遇的結果，反為他人和境遇所左右，更談不上有成佛的希望了。所以古人說：「學道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四

學佛首從做人起，上面所說的菩薩的忍辱力，一時不易做到的話，現在且退一步從普通人所謂之「容忍」來做起吧。世間上的人，總是互助而共存的，既然互助共存，那麼彼此的情緒，理應相合而不悖，可是，人在互助之間，往往彼此難免不發生摩擦，當爾之際，唯有用忍辱的工夫來著退一步的諒解，知至惡處必須勸導，才能化乖戾而為祥和，彼此也才有繼續互助共存的希望。如若不然，兩下很難全始全終，勢必玉石俱焚，出曜經云：「兩劍所候，必有傷損，遇毒毒治，必死無疑，唯有忍辱能去其怨」。青年人多數經歷不足，世故不深，修養不夠，因此往往犯有意氣用事的毛病，若要杜絕這個病根，當從反省方面——自我檢討去下工夫，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又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看看古之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自求其過，若人自求其過時反已，亦即無暇責於人了。筆者認為一個人，總要以忍辱和反省為自我控制的法寶，有了自我控制的力量，人的器局才能日漸其大，有了大器局，遇事才能順利，與人才能共存，達到惡劣的環境，也才能跳得過去。

五

「忍辱」何以能「多福」呢？因為菩薩因地以上種種忍辱力願功德有餘，目的在回向莊嚴如來果位上的福德。若對於一般人來說，你如能行忍辱，有度量，器局大，你就能逢凶化吉，履險若夷，如是災星既退，福星焉得不臨？所以願力太子因緣經上說：「隨者能具忍辱力，及得悅意大吉祥」。又所謂：「招誘可消罪業，忍辱即見菩提」。諸如此類，不是「忍辱多福」的明證嗎？我想其意義即在此吧！

塵梵隨筆

(續六)

陳師潛



閩北邵武縣城爲清邵武府治。城內滿目荒涼，市廛店肆，多設東門外，街道濱閩江上游，城外有碑林多處，縣署即清府衙遺址，頗寬敞。居民喜喫辣椒，麵館飯店，咸以碟盛辣末供餐桌間，備客調味，狀如粵人之用胡椒者然。甚至有以單味椒粒炒油佐膳者。余初至邵，頗不慣，久之，竟亦非如是不足以禦寒，始知飲食異於他處，爲氣候使然。居民多季火籠不離手，機關職員上辦公亦然。抗戰期間，協和大學遷邑上課，山陬僻縣，一時頗有文化城之稱。城距武夷山數十華里，山有九溪十八澗諸景，惜余客居至暫，未能前往攬勝，設在披瀝後港邵，則武夷天臺諸名山，皆將爲余行脚之目的地也。

殺人越貨之徒與乎竊位營私之輩，案發輒訊，率多理直氣壯，侃侃而述，毫無愧容。生平未正式爲惡之人，遇橫逆之來，可能志志不安，惶愧無地。惡愈甚者心愈黑，心黑則面不變色。惡愈淺者心愈嫩，心嫩則不耐境界風之侵襲而易振顛。善惡之道，非可以貌斷，正此謂也。

常睹治遊之輩，玩喪異性，視爲習慣，人或譏者，不特無愧容，且以手段高強自詡，而不以爲惡也。潔身自愛者，偶或自瀆，輒慚愧無以自容，視爲終生憾事。是皆心理作祟。設以有殺色者爲罪重，無殺色者爲無罪，則度量之謬，不可勝言！余生平未賦異性，恒以少年自瀆爲耻，正此故耳！遺教經云：「慚耻之服，於諸莊嚴，最爲第一。是故比丘，常當慚耻，無得漸替，若離慚耻，則失諸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心，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厥語以慚耻爲功德，善惡不可以貌斷，釋尊早已言之矣。

世人咸認修無相觀與淨土抵觸，詎知佛說無量壽經卷上云：「令諸衆生，功德成就，住空無相無願之法。」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無量壽經即淨土三經之一，其教衆生，仍以修空無相無願相易，何常教人執相乎？仁王經卷下云：「住於無相海，一切佛加持。」是修無相行之人，方得受佛力之加持，已至顯明。金剛經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正是教人空去虛妄之假相，然後顯出實相耳。未明教理者，動謂空宗與佛力無關，詆訾禪淨變修爲相破，迷頭認影，何不思

佛經所言之相，爲吾人腦內想像之觀念，非指寺院供養之丈六金相也。世人以想像之相，視爲丈六金身之供相，故多曲解，宜爲剖明，庶修無相之行，不碍供養。

印光法師生平專弘淨土教義，其勸人念佛，勿修觀想，正是斷除妄相之意。修觀想（心中默想佛相）易於着魔，不若專持六字洪名之簡捷而永無魔境也。

六祖受法時僅一行者，未受具足戒，而其已受三壇大戒常爲將軍之師兄惠明，得法後即易名以避其諱，不以其亦爲五祖之弟子而自傲。古人不耻相師，皆緣法身重於生身耳。且六祖之薙髮師，反爲六祖法徒，福州古靈神贊禪師之薙髮師撫育神贊多年，情逾父子，乞法時尙須設座向神贊禮拜，足見法身父母恩德，重於生身，付法之恩德，過於慈父，人背恩負德，紊亂規模者多矣，衡以因果律，將來必感自

毀法身報。（參閱印光文鈔卷一復無錫尤惜書）

禪宗五祖黃梅，前身爲破頭山栽松道者，常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倘若再來，吾尙可待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排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諸，我即行。」女首肯之。即行坐化。女，周氏子也。婦忽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桑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棄濁泥中，明日視之，沂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喚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歌曰：「此子缺五種相，不遠如來。」後遇四祖，遂傳衣鉢。前生既能坐化，生死去住，已得自在，猶不免入胎轉世，信知五濁惡世之易入而難出也！事見印光法師息災法語。

唐代宗大歷間，隱士李源，捨宅爲慧林寺，請圓澤禪師住持。旋李約圓澤同朝峨眉山，圓澤欲取道長安經斜谷由陸道前往，李源主由荊州入峽，溯江直上，爭持不決，後卒俯從源意。一日船至南浦，未暮停船，見一婦穿錦襦負嬰而汲，圓澤睹婦，俛首流淚。源詢其故？婦云：「余不經此者，蓋此婦懷孕三年，待余投胎，今既相見，已無可避，請君少住幾日，助吾速生，並葬余山谷三天之後，君來相視，當一笑報君，以爲憑信。」言畢，沐浴更衣，坐脫而化。源嘗葬後往視，孩果一笑。源遂罷川行。返寺見源留有遺書，益信其非常人。十二年後踐其遺約至杭州天竺葛洪井畔候之。忽隔河一牧牛童子，騎牛背，鞭牛角而唱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輕易性常存！」李源聞之，乃相問訊。叙畢。又唱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語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遊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遂乘牛而去。事載唐人傳奇及印光法師法語中，與前則栽松道者轉世爲五祖故事相似。皆以坐脫主化而未了生死者。



如是奇談之三

鬼打架

·胡國偉·

「你這個小鬼，欲來惱人，我要你的鬼命！」
「你才是鬼，我是人，殺你個鬼頭！」
「你這人，殺我個鬼頭！」

他們相互指對方為鬼，彼此自稱為人。到底是鬼打人，還是人打鬼？抑是鬼打鬼，或是人打人？親愛的讀者們，你們想個究竟麼？故事發展是這樣的：話說某山一間古寺，裏邊有間空房子，平日有個鬼鬼，喜歡出來欺惱人，僧眾都不敢住。一日，一位掛單和尚來，知客師對他說道：

「只剩下一間房子，不知道你敢不敢住？」
「爲甚麼？」他有點愕然。
「裏面有鬼！」
「你在開玩笑，還是真的？」
「真的！出家人怎可以打誑語？」

「小鬼何能爲力，怎敢戲弄我？我自有法降伏他。」
客僧自以爲持戒謹嚴，够定力，沒有怕，便住進去。
無何，日落蟾蜍，夜暮低垂，又有一位行脚僧到來投宿。另一知客僧告訴他：

「只剩一房，有鬼，你敢住麼？」
「怕甚麼？神不怕，鬼不怕，只怕廣東人說官話！」
「好在我不是廣東人，你住進去好了！」

「我自法寶降伏他。」
這位和尚一樣胆子大，一樣有自信心。他是一個虔誠佛子，先來一個「洗身軀」，再來一個「頂首」，然後往那房間安歇去。
這麼時，先入的僧人，正在床上端坐：修他的禪功。是否入定，只有他曉得。他以為這樣安住自己的

個光頭鬼，可是大家總以爲是「善教人子弟之狀」的黎邱奇鬼，僞裝崇人，不相信是同道，所以還是打。
繼續半夜，太累了，各自坐下休息，都不覺睡去。到天明，彼此認出本來面目，沒鬼命可要，沒鬼頭可殺，原來是同門師兄弟。只好相互謝過，表示愧歉。衆僧人聞，咸來集觀，譁然失笑，傳爲奇談。
「世間有佛法，如夢幻泡影，原是虛妄。皆因衆生愚癡，迷失本性，未明本心，不辯真偽，不識親疏，橫起瞋心，互相構害，無中生有，枉相調評，如兩客僧，可爲鑑戒。」
衆心不獨生暗鬼，簡直生出兩個活鬼來。衆生心，顛倒倒，可憐可憐！
◎附言：本故事依大智度論改編，原文如下：
「山中有一佛寺，內有空房，素有惡鬼，喜來惱人，諸僧皆不敢住。一日，有客僧來，知客師處分令住此房。而告之曰：『此房有鬼，善戲弄人，汝其慎之！』客僧自以持戒力故，答言：『小鬼何所能爲？我能伏之。』即入房住。日將欲暮，又有僧來求宿。知客師亦令在此房住，亦告以有鬼。此僧亦言：『我能伏之。』其時先入僧閉戶端坐，待鬼不來。後來者打門求入，先入者以爲是鬼，不爲開戶。後者極力打門，在內之僧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而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極力反打。至天明各見面目，乃是故舊同學，互相愧謝。衆人集觀，譁笑稱奇。世間一切諸法，皆是虛誑。衆生愚癡，不識親疏，橫起瞋害，空中調評，亦復如是。」

編性

☆ ☆ ☆

後如

☆ ☆ ☆

這裡，首先我要向念生老居士致最大的歉意；上期我把本刊四校交稿，當時我再三囑咐工人，在上機的時候，必須要把每一個錯字都改好，然後方可付印。那裡曉得，工人一點也不講信用，連念生老居士的名字，也給排倒了，其他很多我改正的錯字也不給我一改正過來，就糊塗地付印；爲了這件事，我會和廠方生了很大的煩惱，本來這一期我想另搬一家廠去印的，可是另換一家廠印，就必須多支出數百元的印費，最後我們爲了節省自己的支出，只有與廠方交涉，今後決不準工人再有這種類似的事情發生，並祈作者原諒！

又有幾位讀者來函，說本刊的內容已經夠充實的了，唯一不夠理想的，就是封面，建議我們重換一個；編者也深深地感覺到這種封面不太雅觀，但今年僅有三期了，所以我們準備在本刊第十卷第一期更換。

本週這一期的作品內容如何，我也不想在此多囑囉，還是讓讀者們自己去欣賞！
☆ ☆ ☆
最後我要預告讀者們一個好消息，就是自下期起，我們特請了張福慧居士給我們寫「福慧書簡」；香港文珠法師給我們寫「寶島日記」；該兩位大作，將長期在本刊發表；這兩位作者的文章，寫得都相當的好，現在請讀者們等着佳音！



我愛夜，
尤其是仲夏之
夜，我會整夜

仲

夏

夜

之

夢

夢 鈴

徘徊於黑幕中。

我愛夢，尤其是回憶之夢，因為它能帶給我失去的快樂。

多少個仲夏的夜裡，我推開了門扉，慢慢地跟着月亮走出門口，跑到田野，只要是一陣「咯咯」的娃鳴，或是「咕咕」的鷹叫，剎那間，它把我牽回幾年前的事情去了，我似乎又是個天真無邪的小孩子了。

又是一個仲夏的夜晚，家人都沉入了甜夢中。四週黑漆漆的，寂靜的夜，像一湖死水，又像滿懷心事的人，永遠沉默着。這時，「未涼天氣已涼人」，雖然還在夏夜，已有幾分秋意襲人了。我披上了外衣，輕輕的拖上了大門，拖着自己的影子，漫步在長滿荒草的曠野裡。

這塊曠野，四週都是綠油油的禾苗，禾苗外，便是重重疊疊的山巒，左邊是條整日潺潺不斷的小溪，溪的兩旁栽着些斷斷續續的修竹。我揀了一叢不大不小的竹樹坐下，搖曳的葉子遮住了半個身軀，讓自己的眼睛放縱的飽覽這大地上一切的景物……

迷迷糊糊間，許多桃李擁擠着我的左右，花兒紅白交雜着，點綴這一片新綠的郊野。啊！多美的景緻呀！我把藍色的天空當作天然的畫紙，用天然的彩筆抹上一幅美麗絕倫的藝術品。而我，却在這極樂世界的藍圖裡

，享受着超俗的逸趣。是的，我要成佛了，我已脫離了人間一切苦樂，讓心靈永遠過着平靜的生活吧！幻想，這些都是如泡如電的幻覺呀！却是我永遠所追求的真理呢！

我徜徉在大自然的懷抱裡，讓和暖的風兒柔和地吻着我的頭髮，臉和頰，亂糟糟的心也已平靜多了。這時，我像西子湖口的一葉小舟，毫無目的的飄蕩着，希望能獵取到更美的風景。

行行重行行，大約走了數百步的光景，一切都顯得更新奇了，桃李絕源，小溪猶臥在濃密的森林下，悠閒的漫流着，兩面都是聳峻的高山相夾，森林的前面，是一片黃白交映的梅樹，偶有一兩棵杏樹交差着，更顯得美艷脫俗，我簡直為這突來的仙景呆住了，我相信我是現代的陶淵明了，他的「世外桃源」還是虛構的，而我那「世外桃源」卻就在眼前，我是多麼的快樂和幸福呀！今後我必須左手抱琴書，右手請佛像，終老於斯了。

我的眼睛像一隻獵戶的狗，東跑西竄的去找他所需要的對象。突然，我發現遙遠的山邊有一排竹籬笆，待我走過去時，竹籬笆的正中掛着一塊木板，上面書着「梅園」，而竹扉的兩旁還寫着一首對聯：「養天地之正氣，法古今之完人。」書法是那樣的氣練，氣魄又是如此的蒼勁，這不是大哥的筆跡嗎？我記得幾年前他還天

天在爸爸的教導下努力的苦習顏體和柳體的。是的，一定是的，這一筆和那一撇完全是他的筆跡！我站在梅園的扉外，正在研究這些書法時，冷不防有人用硬硬的東西頂着我的後背，且冷冷地說：

「舉手，不要動！」是一個男人的聲音，我眞怕遇到十三太保和流氓，我的心嚇得要跳出來了，意識到可怕的事將要臨到我的身上，於是，我默默地誦念「觀音菩薩」的聖號，希望值此鎮靜下來，却想不到觀音大士却救了我。

「小姐，你是紅字，還是黃字。」這男人的聲音像巨鐘般又響了，我不敢往後看一看，心想：這個野男人是誰？我恨他欺負女孩子，聽了他那不明不白的問話後，使我更糊塗了，我只有怒着回答：

「我不是紅字，也不是黃字，我是自由中國的唐字。」這機巧的回答也算是暗示我的身份了，其實我也是無意中說說玩的，却想不到那個男人放了我高興地說：

「啊！原來咱們是一家人，你什麼時候來的！」老天，說話的人原來是個和尚，我弄不清楚我和他為什麼是一家人，「大概他也是自由中國的國民吧！」我心裡猜想着，口裡却不得不回答：

「我從臺灣剛到，是來覓找失落的夢的！」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

這樣回答。接着我又問：

「你們這是什麼地方？為什麼叫梅園？那和尚走邊邊說：

「這是粵北的一個小村莊，凡是愛好自由的人們都可以來這兒居住，它是反國爭反奴役的自由聖地，因為他左右都是梅樹，況且梅花是我國的國花，他可以代表中華民國的靈魂，永遠是為正義，為真理而戰的。這個梅園是一位有學問的日本留學生起的名，你看，那竹扉的書法便是他寫的名，從他的書法裡，我們可以知道這位先生的爲人了。這個梅園又是一個游擊隊英勇的代號，那些共幹走狗只要聽到「梅軍」就像南宋時金人聽到「岳家軍」一樣的崇敬和害怕……這些成果均賴於湯冠章先生和牛伯伯及四眼男……」一連串好聽的名呀！

湯冠章，這不是大哥的名嗎？是的，一點不差，我定要問個明白才是，於是，我像背書的口吻不停地說：

「法師，湯冠章是不是蓮縣星子黎水村人，他的爸爸是不是叫湯世俊，而且他還有個叔叔抗戰時在第四軍裡工作的湯世良……」我還沒有說完，那和尚合十道：

「居士，原來咱們是同志同道的朋友，湯冠章確是他，他是了不起的反共游擊領袖，他是你的……」我像遇到了自己的朋友般的高興，和尚稱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大概因為先祖數代都是佛教徒的關係吧！我接着說：「他是我的堂兄！我就是湯世良的女兒。」

「啊！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和尚的臉笑得連眼睛都看不見了，這時，我並不恨他了，反而覺得這巧遇

是多麼有意思呀！此後，我們再也沒有交談，只默默地走。

「到了，前面便是我們的營地！」和尙的話使我停了停路，向前望去只見一片高山，山背後面是一所所若隱若現的茅蓬，我們正看得出神的時候，從山頂傳來一陣女孩的聲音：

「你們快來看呀！和尙伯帶了一個小女孩子來了！」

「據和尙告訴我那說話的便是牛太妹，她是個精明能幹的女孩，是娘子的軍領袖。這裡的一切一切都是那麼的新奇而有趣，我多麼希望我能够長住在這裡幫他們的忙殺共匪呀！不，是幫中華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忙——幫全世界為愛好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的朋友們的忙——消滅我們的公敵——蘇聯帝國主義，為死去的同胞們討血債！」

當我將近他們的營房時，一大群人們站在營地前歡迎我的光臨，和尙伯開始為我介紹了。

「各位同志！這個小女孩子是我們湯司令的堂妹，也是我們佛教徒的師兄弟……」和尙底下的話在嘈雜的人聲中埋沒了，隨着，只聽到我旁邊站着的一位神父高呼道：

「上帝呀！請你救救你的兒女們吧！打開天堂之門，讓他們逃往梅園，接受你的啓示吧！阿門。」聽了神父虔誠的祈禱，我被他的話感動了，而且我懷疑他所謂的博愛的存在是否與真理永恆不朽，深思之下我感到發抖了。

「玉妹！玉妹！」是四姊的聲音，又像五姊的叫聲，回頭一看，呵！不得了，我要發狂了，我撲過去抱着

大姊大叫道：

「一，二，三，四，五，六，七，

姊，你們都好嗎？」我們八個人互相擁抱在一起，一句話都沒有說，只是默默地，這是八個心的默契。圍着看熱鬧的人多了，牛太妹高叫着：

「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幕呀！」接着四眼田雞又說：

「多幸福的一堆姊妹呀！」話還沒有說完，大哥的聲音叫着：

「田雞參謀，我的姊妹呢？」田雞沒有說話，拿眼色代表了他的意思。

「小玉，想不到我們還有見面的日子。」我沒有說話，又和大哥來一次擁抱，躺在大哥的懷裡，我感到幸福極了，快樂極了。

「又是一對幸福的兄妹！」牛伯伯看了無限傷感地和田雞參謀說道，言下好像忌我們似的。儘管他們妬忌而我却顯得額外的驕傲，因為事實上我們確比他們幸福呀！

「一聲長長的哨子聲，使我不得不離開大哥和姊姊們，牛伯伯和田雞帶着我走上了他們的司令台，只見幾分鐘內，司令台前站滿了一排排的隊伍，像螞蟥兵似的那麼多，大哥這時也走上了司令台，台下幾千萬隻像手電筒般的眼睛射着我的臉，使我覺得不好意思的低下頭來，臉孔紅得和關公差不多了吧！然而有大哥在身邊，我什麼也不怕了。

排隊集合，整隊，報告及值星官叫隊，一共才化了不到五分鐘，多快呀！我感到他們比我們在學校時整隊神速多了，心裡頓然起了一種欽佩的

心。接着由牛伯伯報告，及田雞說話：

「我們非常高興梅園多了一位同志，是一位為國為民的女英雄投奔梅軍，我們為湯司令的光臨和他們姊妹的重逢而祝賀，並於今晚在中山堂開慶祝晚會，為湯司令的家族忠勇愛國之心不讓他人而祝賀！」接着是兩場熱烈的掌聲。最後便是大哥的答話：

「諸位同志，你們的盛意，使我和我的姊妹們十分感謝，愛國之心，復仇之責，凡我黃帝子孫都應該有的，這是每個中華民國的國民應盡的義務，我們兄妹不過是盡己之責而已，用不着大家的祝賀……」大哥說完話後，又是一陣更熱烈的掌聲，俄而便解散了。我和大哥站在司令台上，被他們團團圍住問長問短，同胞之愛，手足之情又使我淌了不少的眼淚，後來還是田雞參謀和牛伯伯的命令使他們走開了，只剩下姊姊們大哥和我，他們非常親切地問長問短：

「爸爸好嗎？姊妹好嗎？生活好嗎？」一連串的「好嗎？好嗎？」真使我不知怎樣回答才好，而且興奮的心情着實也不知怎樣才好，我只得一律回答：

「唔！很好！都好！請放心！」實在也是這樣呀！逃難到臺灣，能飽食終日，不為食乞，已經是大大幸了，何況我們還在觀戰期中於寶島完成了中等教育的過程，這不是幸福嗎？正當我們沉默的當兒，牛太妹帶着一大一小活像兩母子，實際上是兩姊妹。

「湯姑姑，你是不是從臺灣來的？」

臺灣是不是很好玩？那裡的蚊子不是和雞鴨那麼大，還可以拿來做菜吃，是嗎？」好天真的小朋友啊！他的話帶來了一陣明朗的笑聲，我也只得打趣地回答：

「牛小妹，臺灣的蚊子確如雞鴨般大，而且用來煮稀飯，那味道可甜呀！」這話的效力使大人們笑得喘不過氣來，而牛小妹却認真地拉着我的手說：

「湯姑姑我和你去臺灣吃蚊粥好嗎？」

「好的，我一定請你去臺灣吃一回鮮美的蚊粥！」雖然開玩笑，而我的心却非常難過，因為我欺騙了一顆善良的靈魂，我正想向他解釋這是開玩笑的時候，和尙笑哈哈的走近來合十說：

「阿彌陀佛，今晚我特請遠道而來的湯居士吃一頓克難的素食，嚐嚐梅園的田園風味！」我不知說什麼好，我來梅園太打擾他們了，一會兒晚會，又一會兒準備素食。我不安地回答：

「法師，這太打擾你們了，你們的熱情使我永遠不願意離開這裡，我願把我的力量貢獻給梅軍。」我感動得熱淚盈眶了，前方的人情味確比後方濃厚得多。

「湯居士，這是緣份，希望你別客氣了。」我望着大哥不知說什麼好。大哥會了意，他知道我窮得很，隨即便說：

「和尙伯，小孩子有什麼請頭，你的盛情，我們也只得謝謝了。」

「湯司令，等會你和你的姊妹們

一定賞光呀！我有事，我要先走了。」和尚說完便離開我們，走了幾步又回頭和大哥打了個招呼，在這個招呼裡，好像含有許多秘密似的。和尚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我們的視線時，大哥轉過頭來拉着我的手對我說，從他的不安的神色裡告訴我他有一腔心事。

「玉妹，我們馬上必須出發到柳村灣，大姊在家裡陪你，梅園四周都非常鞏固的，你留在家裡不要怕，有什麼事大姊會照顧你的。」大哥說完了話便想走，我一把拉着他要求地說：

「大哥，你讓我跟你們一道去好嗎？我要嚐試戰爭的味道，我會開槍，槍法也不算壞，那是我們在臺灣時戰術訓練中學會的……」我還沒有說完，大姊插嘴道：

「玉妹，這是命令，你不能跟大哥去，你會開槍，那是最好不過了，在家裡守著也是一樣的。」我默默地望着將要離開我的哥哥和姊姊，心裡非常難過地哭起來，大哥撫着我的頭髮像哄小孩地說：

「玉妹，堅強點，哭是弱者的表現，梅園的人們只許流血不許流淚的，等着我們回來吃素食開晚會。慶祝我們的勝利。」大哥轉而向牛太妹說：「牛太妹，你和牛小姊妹留在梅園接濟傷患，保衛營地。」大哥說完了話，接着牛太妹便嘆着：「湯司令，我是娘子軍的領袖，我必須當先鋒，領導他們血刃鄉政府的共幹——」大哥看了牛太妹大聲地說：

「這是命令，你必須服從！」接着集合軍號響了，司令台前又站滿了

雄糾糾氣昂昂的騎士，大哥和二、三、四、五、六、七姊姊離開我了，頓時我的心靈感到一陣空虛，難過，眼淚充滿了眼眶，正要往外流的時候，我記起了大哥的話：「哭是弱者的表現，梅園的人只許流血不許流淚。」於是我又振作起來了，望着大隊的人馬消失在梅花樹中。

「玉妹，這槍給你，我們到防空洞去！」大姊的話把我拉回了現實來，望着寂寂的梅園。我默默地祝福着：

「我佛，願你保佑梅軍勝利，大哥及姊姊牛伯伯田雞和尚……等無恙，凱旋歸來！」

「玉梅，再見，我們到山下去了，湯小姐再見！」

「湯姑姑再見！回來帶我去臺灣吃蚊蚋呀！」正在我默禱的當兒傳來了牛小姊妹和牛太妹的聲音，接着看見他們全副武裝地往前面走去。

「玉妹，別難過，大哥會回來的。」大姊知道我愛大哥懇切，安慰着



泉

·海天·

我像是一個飄泊者，好似永遠地做個吉卜賽的人；

我自從山嶺中出發，就過着流浪的生涯！不知踏過了多少；

我的心，其實，戰爭是可怕的，人的生死存亡都會在剎那間作最後的決定，子彈是無情的，大姊的臉口默默地說：「多可怕呀！」她也在擔心他們的安全，尤其是他的兄妹。

「嗚嗚嗚——格格——格格——」機關槍的聲音和步槍的出堂聲混雜為一首戰場交響樂，接着又傳來了人們哀號的叫聲。殺！殺！……

我和大姊躲在防空洞裡，時而傳來一絲絲微微戰場的交響樂尾聲。初初我還坐得下去，後來思潮不斷的湧上我的心頭，我覺得我不應該苟且，貪生怕死，別人都都在戰場上，憑什麼我要躲在防空洞裡，越想越不對，於是把我拉開了大姊握着手，朝防空洞外跑！大姊在後面追叫着：

「玉妹——玉妹——你到那裡去！」

「我到柳樹村灣找共匪去！」

「玉妹，不行，那兒非常危險……」嗚的一聲，大姊倒下去了，我趕忙眼的跑上去，大姊掙扎在地上

崎嶇巖石，城市，村莊，和山川海洋……

走遍天上人間。

我興奮的，匆忙地，終日奏着我胸中的哀曲。

妳曉得：

我爲了什麼？

還不是，

想找尋一個知音的人兒！

水流

·一泰·

鮮紅的血染紅了他的衣服，那顏色和樹上的杏花一樣，頓時，我害怕極了，我懷着大姊大叫道：「大姊，是我殺死你的，是我殺死你的！」心裡的痛苦煎熬着我使我完全清醒了，一切都和原來的一樣，溪水還潺潺的流着，風兒吹動着叢叢的修竹發出沙沙的響聲，四周顯得可怕，剛才的幻覺已消失得無影了，我的心還隱隱作痛，撫撫後背，我的外衣都濕透了，耳邊好像還聽見大姊的最後聲音：

「玉妹，不行，那兒非常危險……」我的腦海裡充滿了剛才的幻覺而心靈上似乎還在等待和伯伯的素食和梅軍勝利的晚會。

這幻夢一直遺留在我的第六意識裏，我把他們當作是一回事，也願他是真的事實。

夜風陣陣地送來了涼意，我感到手脚都冰冷了，於是拖着沉重的腳步，和幻夢的遺味跟着月亮慢慢地踱回寢室，準備歡迎和伯伯，田雞，大哥及姊姊們凱旋歸來。

瘋狂地狂馳而來，匆匆地又狂奔而去，沒有等待，

更沒有留戀；

多少的田禾，因你而獲滋潤生長！

多少的花卉，因你而至開發怒放。

× × ×

剎那間，是西東，是南北，不知你又衝流于何方？

佛教新聞

臺北訊

中國佛教會為大陸六億同胞祈禱消災，暨三千萬死難同胞陣亡將士追悼超薦，並祈反攻勝利，國運昌隆，爰於本月十一日暨建國紀念法會一永日，開此次法會佈置之莊嚴，儀規之整肅，為歷來法會所不及；會中除設顯密二壇誦經作法外，更增獻大供一堂；由太浩、證蓮、白聖三位老和尚主法；另請有誦山長老及大德法師數十人，各搭大紅袈裟陪禮，此次法會盛況空前，得來會者有云。

北投訊

高棉國務院秘書長賀宏氏於上月訪問自由中國；賀氏為一忠實佛教信徒，由外交部廖德珍氏陪同訪問自由中國佛教各名勝，首先訪問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東初法師，其對該館影印



高棉國務院秘書長賀宏氏簽名
字二「生人」名簽刊本

新店訊

此間廣照寺主持廣欽老和尚，頃因年高，為欲專修淨業起見，將主持一職辭退；繼任新主持為曾在觀音山掩法華關三年的常靜法師；已於本月八日上午十時舉行升座典禮，本鎮信徒深為該寺得人慶幸云。

宜蘭訊

本縣佛教會，自源淨理事長圓寂以來，瞬經月餘，會務頓感停滯，亟待改選，以利會務之推進，該會常務理事兼總務主任成一法師，日前特自臺北趕回頭城於上月十四日召開理監聯席會議，從事改選工作，是日到有縣社會科長張冠雄，並該會理監事雲法師等十餘人，開會如儀後，首先依法誦經，朝陽居士為理事，隨即選出妙惠尼師為常務理事，並選出成一法師為理事長，當由成一法師領導新任理事及常務理事宣誓就職；理監聯席會議，進行討論有關會務推進及計劃佈教等問題，經一致通過各項決議。本市佛教名流徐梵生居士，所創辦之「成功托兒所」已於上月十八日開學；所址附設於本市首利寶覺寺內，處在這個清淨莊嚴的佛寺與辦一所托兒所，殊為難得；董事長為徐梵生居士；所長則是省佛會理事長林錦東居士；老師由黃美玉、林瑞珠、林麗娜等小姐擔任。

臺中訊

八月廿一日馬來亞宣告獨立各宗教團體皆熱烈籌備慶祝。檳佛學會會

本縣佛教會，自源淨理事長圓寂以來，瞬經月餘，會務頓感停滯，亟待改選，以利會務之推進，該會常務理事兼總務主任成一法師，日前特自臺北趕回頭城於上月十四日召開理監聯席會議，從事改選工作，是日到有縣社會科長張冠雄，並該會理監事雲法師等十餘人，開會如儀後，首先依法誦經，朝陽居士為理事，隨即選出妙惠尼師為常務理事，並選出成一法師為理事長，當由成一法師領導新任理事及常務理事宣誓就職；理監聯席會議，進行討論有關會務推進及計劃佈教等問題，經一致通過各項決議。本市佛教名流徐梵生居士，所創辦之「成功托兒所」已於上月十八日開學；所址附設於本市首利寶覺寺內，處在這個清淨莊嚴的佛寺與辦一所托兒所，殊為難得；董事長為徐梵生居士；所長則是省佛會理事長林錦東居士；老師由黃美玉、林瑞珠、林麗娜等小姐擔任。

尋人

鄺捷盛原名寧捷廣東臺山人抗戰期中學自勵業廣州聖心中學自勵投効一五九師後隸遠征新一軍榮義團第一營第一機槍連由緬甸凱旋隨軍調赴東北剿匪從此普誤斷絕如有仁人君子或舊日戰友知其生死情況請函告「臺北市金華街二五六號胡國偉」轉知無任感謝

鄺光美啓



TIGER BALM

清快水

熱掃腸清

止痛散

止即後服

萬金油

病萬治能

八卦丹

腦醒神提

頭痛粉

痛頭止立

虎標永安堂

號八〇一路南平延市北臺
號四九六七二：話電

內政部登記內警台基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台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台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

信昌印刷廠承印